

子 孔

著公任超啓梁會新



行印局書華中灣臺







子 孔

著 超 啓 梁



行 印 局 書 華 中 灣 臺



孔子

第一節 孔子事蹟及時代

(一) 孔子事蹟

孔子事蹟流傳甚多，但極須慎擇。如孔子家語、孔叢子兩書，其材料像很豐富，卻完全是魏晉人偽作，萬不可輕信。史記算是最靠得住的古書，然而傳聞錯誤處也不少。所以孔子世家也不能箇箇字據爲事實，只好將他作底本，再拿左傳、論語、禮記及其他先秦子書來參證，或可以比較的正確。本書並非史傳，所以不必詳考事蹟，但將孔子一生生涯分出幾個大段落，列一極簡單的表，便罷了。

周靈王二十年即魯襄公二十一年（前五五一）孔子生

孔子本宋國人，其曾祖始遷於魯

孔子少孤，其母與其父非正式結婚

孔子二十歲左右爲貧而仕，曾爲季氏之委吏、乘田等官

孔子二十四歲喪母，有門人助葬

孔子三十六歲，魯季氏遜昭公，孔子避亂適齊

孔子三十八歲，自齊反魯，門人益進

孔子四十八歲，陽虎囚季氏，欲用孔子，孔子不仕

孔子五十一歲見老子

孔子五十二歲初仕爲中都宰

孔子五十三歲相魯定公會齊侯於夾谷

孔子五十五歲爲魯司寇墮三都

孔子五十六歲去魯適衛

孔子五十六歲至六十九歲歷遊衛曹陳宋蔡鄭楚諸國居衛最久陳次之

孔子六十九歲自衛反魯修詩書定禮樂作易傳

孔子七十二歲作春秋

孔子七十四歲卒時魯哀公十四年周敬王四十一年（前四七九）

綜合各書所記孔子事蹟，有應注意的幾點如下：

（一）孔子出身甚微，不過一羈旅之臣，並非世族，而且是庶孽。

（二）孔子教學甚早，禮記檀弓記孔子葬母，門人助葬，其時孔子僅二十四歲。

（三）孔子政治生涯甚短，宰中都，相夾谷，都算不得甚麼事業，孔子的政治生涯，其實只在五十五歲那一年，最大的事實，就是墮三都，目的在打破貴族政治，但是完全失敗了。

（四）孔子遊歷地甚少，後人開口說孔子周遊列國，史記也說孔子于七十二君，其實他到過的國只有周、齊、衛、陳，或者到過楚國屬地的葉，那宋、曹、鄭三國，經過沒有住，算起來，未曾出過現在山東河南兩省境外。

（五）孔子著書甚遲，自衛反魯後，始刪定六經，其時已六十九歲，距卒前僅五年。

（二）孔子所處之環境

(一)魯衛在古代文化史上之位置。魯爲周公封國，具天子禮樂。禮記明堂位伯禽初之國，變其俗，革其禮。史記魯世家

所以文武周公時代的文化，傳在魯國的最多。後來諸姬之國，都認他做宗國。孟子滕文公上吳季札聘魯，乃盡見各

國的詩與樂。左傳襄十九年晉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曰：周禮盡在魯矣。左傳昭二年孔子生在此國，自然受的感

化甚多。一方面爲文獻薈萃，能開出一種集大成的學術。一方面當然含有保守性質，衛爲殷故墟，乃前代文

化中心，史稱其多君子。在春秋時，程度和魯國不相上下。孔子在衛很久，亦蒙他的影響，而孔子弟子，亦衛魯

兩國人最多。

(二)霸政之衰息。其時正值晉楚弭兵之後，晉霸已衰，楚亦不競，而吳越方相繼崛起於南。當霸政時，各國不

甚敢互相攻伐，人民尙稍得蘇息。到這時兼并之禍，又漸起了。前此各國內政，往往受盟主干涉，不敢十分橫

行。孟子引齊桓葵丘之會，凡有五命，多涉各國內政。到這時，益發無復顧忌了。孔子所親見親歷的，周則王子朝攻逐敬王，魯則季氏

逐昭公，陽虎囚季氏，衛則蒯聵出公，父子爭國，齊則崔杼陳恆先後弑君，楚則平王弑靈王，吳則閻廬弑王僚，

此外各國小篡亂尙多，純然是亂臣賊子的時代。孔子生當此時，所以正名分弭禍亂的思想，不得不起。

(三)貴族政治之墮落。春秋中葉，算是我國貴族政治全盛時代。那時的貴族，實在能做社會的中堅，而且幫

助社會發達。到孔子時，漸漸墮落了。如晉的荀韓魏趙范中行，齊的崔慶高陳，都是互相殘殺。觀叔向與晏嬰

私語，互相歎息於季世齊國的情狀，是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屢

賤踊貴。晉國的情狀，是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政在家門，民無所

依。君日不悛，以樂怛憂。左傳昭三年晉齊是兩箇大國，爲貴族政治的模範。今墮落到如此，其他可以類推，所以改

造社會——破壞貴族政治，實爲當時迫切的要求。

(四)社會思想之展開。試留心一讀左傳，可以看出上半部和下半部很有不同。上半部所記名人的議論，多涉空泛，而且都帶點迷信的色彩。下半部差多了，內中有許多極精的名理，如子產叔向、蘧伯玉、晏子、季札、蔣弘等輩，尤爲精粹。在學術思想史裏頭，都很有價值。那時創立學派的人，老子是不用說了。像關尹、莊子拿他與老子並稱，都叫做博大真人。天下篇像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見列子像史鰌、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見論語忍情性，綦谿利跂，苟以分異人爲高。見荀子這些人都是和孔子同時，各人有特別見解。論語記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又記或曰：以德報怨，何如？這棘子成和那或人，都是有一種反抗時勢的主張。還有論語裏頭許多隱姓埋名的人，如蘧賁、晨門、楚狂、接輿、丈人、長沮、桀溺等輩，主張極端的厭世主義。這都是因爲社會變遷，漸漸產出些新宇宙觀。新人生觀出來，在這種機運裏頭，所以能產出孔子這樣偉大人物。

第二節 研究孔子學說所根據之資料

研究孔子學說，不像老子那樣簡單了。因爲他的著述和他的言論，流傳下來的很多。他學問的方面也狠複雜，不容易理出箇頭緒來。所以先要將資料審查一回，再行整理。

孔子有著作沒有呢？據他自己說述而不作，我們自然不應該說他有著作。然則後人說孔子刪定六經是造謠言嗎？其實亦不然。六經雖然都是舊日所有，經過孔子的手，便成爲孔子的六經。所以說六經是孔子的著述，亦

未爲不可。但這六部經裏頭添上孔子的分子之多少，各經不同，今以多少爲次序，分別論之。

(一)禮 禮經就是儀禮十七篇。(雖有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之說，但其書無可考。)這十七篇都是講的儀注。大約是一種官書，像唐的開元禮清的大清通禮一般。內中未必有孔子手筆。孔子教人，大概是一面習這些禮儀，一面講禮的精意。講禮的精意，散在論語禮記等書內。至於這部禮經，不見得有甚麼改訂。

(二)詩與樂 史記稱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

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孔子世家據此，像古詩經孔子

刪去的很多。然左傳所載朝聘燕享，皆有賦詩。所賦的詩，在今本三百五篇以外的甚少。吳季札聘魯聽樂，所

聽亦不出今本國風。此皆在孔子以前，可見當時通行的詩，不外此數。或者孔子把他分一分類，立出風雅頌

等名目。或者把次序有些改正。至於詩篇，怕未必有什麼損益。然則孔子對於這部詩經，有甚麼功勞呢？我說

他的功勞不在刪詩，而在正樂。詩書禮樂，古稱四術。禮記王制史記稱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而論語雅言，只有

詩書執禮。何故不言樂呢？樂與詩相依，離詩無樂，離樂無詩，所以樂經是沒有的。樂就是樂譜，如何能有經呢？

論語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可見正樂卽是正詩。史記說：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

音，解說得最明白。大概孔子極好音樂，而且極精。他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論語他從師襄學鼓琴，因曲推

到數，因數推到志。因志推到爲人。史記孔子世家他能教導老樂官太師摯，論語可見他音樂的天才和造詣。不同尋常，

從前的詩，是否都能入樂，不敢斷定。但這三百五篇，孔子一定都把他譜出來。或者從前舊譜有不對的，都把

他改正。所以說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莊子說：誦詩三百，歌詩三百，弦詩三百，舞詩三百。可見篇篇詩，不惟

能誦而且都能歌能弦能舞。孔子的精力用在這裏頭的，怕著實不少。他把詩樂正定之後，自己狼得意，他說關雎之始，師摯之亂，洋洋乎，盈耳哉。論語狼有躊躇滿志的口氣。詩樂之教，是孔門最重要的功課。拿現在的話來講，就是文學音樂合爲一體，用作教育基本。所以他的弟子子游做武城宰，就把全城都鬧起絃歌之聲來。論語這就是樂教，也就是詩教。可惜後世樂譜失傳，我們只能誦詩，不能絃詩歌詩舞詩了。孔子在詩經上所費的精力，我們連影子都得不著，所以現在這部詩經，只能當作研究古代社會情狀的資料，不能當作研究孔子學說的資料。

(三)書 尙書緯說孔子求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而定近，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此說雖不甚可信，但書經總許是孔子從許多古書裏頭刪選出來，因爲子書中常引商志周志商書周書等文，非今本所有，就是現存這部逸周書，也不見得是後人偽造。大概是孔子刪賸下的了。現存尙書二十八篇，是否孔子的足本，尙難斷定，但我們從他分別去取裏頭，也可以推見孔子學說的一部分。卽如他拿堯典做第一篇，一定不是毫無意義。司馬遷說學者多稱五帝尙矣，而尙書獨載堯以來。史記五帝本紀孔子把古代神話一筆勾消，就是他的特識。此外尙書的文字，或者還有許多經孔子潤色過，所以研究孔子學說，這部書狼應留意。

(四)易 詩書禮樂都可以說述而不作，易經總算述而作，春秋便作而不述了。現存的易經，除卦辭爻辭爲孔子以前舊本外，其他皆孔子所作。內六十四條彖辭，六十四條卦象辭，三百八十四條爻象辭，完全是孔子親筆做的。毫無疑義。還有一篇文言，兩篇繫辭，一篇說卦，據史記說都是孔子自著。但文言繫辭裏頭有許多子

曰。又像是弟子所記。至於說卦和序卦雜卦這三篇。恐怕有點靠不住。要之家傳象傳繁辭文言。我們總應該認爲孔子的易學。這是孔子哲學的中堅。研究孔子學說最要緊的資料。

(五)春秋 孟子說孔子懼作春秋。現行這部春秋。完全是孔子作的。但他的底本仍因魯史。所以說他是述亦得。春秋是一部極奇怪的書。孔子的政治理想。都在裏頭。自然也是研究孔子學說最要緊的資料。這書的性質。下文再詳。

除六經以外。孔子別無著作。漢人說孝經是孔子所作。孝經開卷兩句是仲尼居曾子侍。卽此可見不惟不是孔子所作。並不是曾子所作了。宋人更說大學是孔子所作。那更毫無憑據。不必深辯。除孔子自己著述之外。還有別的書可充研究孔子學說的資料。但狠要分別審擇。

(一)論語 論語的價值。人人共知。不待說明。但有一點應注意這部書大概是有子曾子的門人共同編輯的。所以書中記別的弟子。雖顏淵子路也只是呼他的字。惟獨此兩人尊稱曰子。而且第一章是記孔子的話。第二章便是有子的話。第三章是孔子的話。第四章便是曾子的話。可見是淵源有自了。我們爲什麼研究這些呢。因爲孔門派別不同。一派所記。不見得能包舉孔學真相。荀子說有子游氏之儒。子夏氏之儒。子張氏之儒。非十二子篇韓非子說有八儒。顯學篇據孟子說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不可。則曾子和有子不同派。似無疑義。子夏子游子張。或都是有子一派。也未可知。然而無論如何。這兩派都不能完全代表孔學。所以論語這部書。雖然是狠可寶貴的資料。卻不能據他來抹殺別的資料。

(二)禮記 禮記是七十子後學者所記。其中還許有漢人的手筆。平均算起來。價值自然比不上論語。但內中

亦有比論語還強的。如中庸如禮運記許多孔子的話。都可以補論語所不及。其餘各篇。凡引子曰言之諸文句。我們只好信任他。認為孔子所說。此外平敍泛論之文。雖或多半祖述孔子。但越發要別擇了。大戴禮記。性質和禮記一樣。但較粗駁。價值又抵一層。

(三)春秋三傳 公穀兩傳為口說傳授。直接解釋春秋之書。應認他全部為孔子學說。左傳係記事之書。內中引孔子的話。也應絕對信任。

(四)孟子荀子 孟荀為儒家後起兩大師。兩書中所述孔子言論行事。應絕對信任。

(五)其他先秦子書 儒家以外各子書。所述孔子言論行事。可信的程度自然較差。但也不可抹殺。內中如莊子。就有許多很有價值的資料。可惜寓言十九。別擇頗難。墨子為孔學正面的反對派。凡他所引。都是拿來做批評的資料。極當注意。

(六)史記 史記為古代獨一無二的史書。司馬遷又是宗法孔子的人。他的話自然比較的可信。但他選擇資料。並非十分嚴確。也不宜一一盲從。

(七)其他漢以後書 這類書價值越減少了。內中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韓嬰的韓詩外傳。劉向的說苑新序。十成中有二三成可採。至於晚出的孔子家語孔叢子。應該絕對排斥。

第三節 孔學提綱

(一) 學

論語頭一句說學而時習之。此外說學字的很多。到底孔子說的學是學箇什麼？怎麼個學法？胡適之說孔子的學只是讀書。只是文字上傳受來的學問。中國哲學史大綱第五章這話對嗎？袁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就舉了一位顏回。還說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無。未聞好學者也。我們在易經論語莊子裏頭看見好幾條講顏回的就找不出的。他好讀書的痕跡。他做的學問。是屢空。是心齊。是克己復禮。是不改其樂。是不遷怒。不貳過。是無伐善。無施勞。是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是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都與讀書無關。若說學只是讀書。難道顏回死了。那三千弟子都是束書不觀的人嗎？孔子卻怎說未聞好學呢？他自己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難道他老先生十五歲以前。連讀書這點志趣都沒有嗎？這章書跟著說三十而立。……等句。自然是講歷年學問進步的結果。那立不惑。知命耳順不踰矩。這種境界。豈是專靠讀書能得的。所以我想。孔子所謂學。是要學來養成自己的人格。那學的門徑。大略可分爲二。一是內發的。二是多助的。（這兩種學問的條理。下文再詳。）孔子覺得外助方面。別的弟子都還會用功。內發方面。除了顏回。別人都沒甚成績。所以說未聞好學。至於外助的學問。也有多端。讀書不過其一端。易象傳所謂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就是這一類的學問。然孔子並不十分重他。他說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是說這類學問爲次等的。又說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這分明說多讀書死記。不是做學問的好方法了。至於論語裏頭的學字。可以當作讀書解的原也不少。這是因問而答。專明一義。不能掇拾三兩句來抹殺別的。大抵孔子講外助的學問。博之以文。約之以禮。算是兩箇緊要條件。然結果不過得箇亦可以弗畔。原非學問的究竟。若專做博學於文一句。便連外助的學問也成了跛脚。所以他又說。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據此

說來，讀書倒變成了隨意科，不是必要科了，這一段是我解釋學箇甚麼的問題。

(一) 一貫 忠恕

今試解釋怎麼學法的問題，方纔引孔子告子貢的話，說自己不是多學而識，是一以貫之，到底一是箇甚麼怎麼貫法，可惜孔子不曾說明，子貢也不會追問，幸而孔子又有一天跑到曾子自修室裏頭，忽然說了一句，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答應一箇字，唯，他老先生一聲不響就跑了，那些同學摸不著頭腦，圍著問曾子，曾子說出箇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好了，好了，知道一貫就是忠恕了，還有一回，子貢問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孔子答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恕字是做學問最要緊的一箇字，更明白了，卻是又生出箇問題，忠恕兩個字怎麼解法呢，拿忠恕怎麼就能貫一切呢，這要從實踐方面智識方面來會通解釋，朱子說盡己之謂忠，推己及人之謂恕，本來解得甚好，可惜專從實踐倫理方面講，未免偏了，大戴禮孔子三朝記孔子說的知忠必知中，知中必知恕，知恕必知外，……內思畢心曰知中，中以應實曰知恕，內恕外度曰知外，章太炎引這段話，下一箇解釋說，周以察物曰忠，心能推度曰恕，也解得甚好，可惜專從研求智識方面講，又未免偏了，我想忠恕一貫，是要合這兩方面講，兩方面本來是可以會通的，在文中心爲忠，如心爲恕，中心爲忠，即是拿自己來做中堅的意思，充量的從內面窮盡自己心理的功能，就是內思畢心就是盡己，中庸說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又說誠者自成也，誠字就可當忠字的訓詁，畢心盡性自成，拿現在的流行語講，就是發展個性，從實踐方面說，發展箇性是必要，從智識方面說，發展箇性也是必要，這是忠的一貫，用自己的心來印證，叫做如心，從實踐方面說，是推己

及人從智識方面講，是以心度物。釋類以心，度物曰恕。孟子說：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推字就

是恕字的訓詁。從實踐方面講，將自己的心推測別人照樣的來待他，就是最簡易最高尚的道德。消極的推法

是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是所惡於上，毋以使得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

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積極的推法，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老吾老，以

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從智識方面講，將已知的事理，推到未知的事理，就是最有系統的學問。演繹的

推法，是舉一隅則以三隅反。是聞一以知十，歸納的推法。日本高山林次郎著的論理學說，歸納法亦是推論。是好問而好察

邇言，是察言而觀色，虛以下人。是文理密察，足以有別。是本諸身，徵諸庶民，是能近取譬，如此實踐方面智識方

面都拿恕的道理來應用，就是恕的一貫。

有人問據此說來，不是一以貫之，是兩以貫之了。其實不然，因爲人類是共同的，所以孟子說：至於心獨無所同然

乎心，既有所同然，所以發達自己箇性，自然會尊重別人的箇性，所謂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故即忠即恕，又

非尊重別人的箇性，不能完成自己的箇性，所謂不明乎善，不誠其身，所以即恕即忠，忠恕兩字，其實是一事，故

說一以貫之。後來荀子說的以一持萬，就是這箇意思。

仔細看來，孔子講學問，還是實踐方面看得重，智識方面看得輕。他拿學與思對舉，說道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

學則殆。有人拿康德講的，感覺無思想是瞎的，思想無感覺是空的，這兩句話來解釋他，果然如此。那思與學都

是用來求智識了。我說不然，孔子說的思，算是求智識的學問，說的學，只是實行的學問，和智識沒有什麼關

係，所以他屢說的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有一回卻說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可見得學只是爲了學，而不思則罔，是

說若只務實行不推求所以要實行之故。便是盲從。思而不學則殆。是說若僅有智識不求實行。便同貧子說金。終久是空的。所以兩樣不可偏廢。但他又說。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這分明說實行比智識更重要了。所以求智識的學問。到墨子荀子之後纔發達。孔子學說在這裏頭。占不著重要位置。

(三) 仁 君子

前文說孔子所謂學。只是教人養成人格。什麼是人格呢。孔子用一箇抽象的名來表示他叫做仁。用一個具體的名來表示他叫做君子。

中庸表記都說仁者人也。孟子亦說仁也者人也。這是仁字最確切的訓詁。在文。仁從二人。是有兩個人纔表示出仁字的意思。所以鄭康成解仁者人也。他說人。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禮記中相人偶的人字。漢朝有怎麼別的讀法。雖不可考。但相人偶三個字卻好極了。偶就是耦而耕的耦。相人偶。是人與人相互的意思。人與人相互。纔能證現出一個抽象的人格。(即仁。)曲盡人與人相互之道。人格纔算完成。纔可以算得一個人。論語中許多仁字。各人問仁。孔子答的都不同。若懂得仁字是人格的抽象名詞。句句都通了。若從舊說。只說仁是愛人。便到處窒礙。仁者不憂。爲甚麼愛人的人便無愁呢。仁者其言也訥。難道愛人的人一定要少講話嗎。顏淵問仁。孔子答的克己復禮。仲弓問仁。孔子答的如見大賓如承大祭。這又和愛人有什麼關係呢。可見孔子說的仁。只是教人怎樣子做人。只是教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自然能盡人之性。論語中說出仁的內容有種種。都是完成人格必要的條件。

孔子有個理想的人格，能合著這種理想的人，起個名叫做君子。我記得五年前曾在貴校演講過一次，題目是孔子之人格教育與君子。諒來各位還有聽過記得的，今且把他簡單重述一回。君子這個名詞，和英語的 Gentleman 最相類。Gentleman 要想下個恰當的訓詁，極不容易，因為他是表示一種崇高優美的人格，所以內容包含得狠豐富。孔子說的君子，正是如此。君子小人從前不過為區別階級地位的名詞，如孟子之後來漸變為區別品格的名詞。孔子指出種種標準，作為人格的模楷，能合這標準，纔許他是君子。他的標準是那些呢？因為孔子的話，多半是門弟子記述傳下來，大都是因人施教，所以沒有個有系統的標準。我們想求得他，最好是先將易經六十四條的卦象傳君子以自強不息，君子以厚德載物，君子以……君子以……都錄下來，再將論語所說的君子全數錄出，再將禮記及他書引孔子講君子的話，簡擇錄出，然後分類排比，列為綱目，或者可以求出個總標準來。要之孔子之教，是要人踐履這人格的標準，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公羊傳是孔子最後的理想。孔子講的人格標準，凡是人都要遵守的，並不因地位的高下生出義務的輕重來。常人開口便說，孔子之教是三綱五倫。這話狠要子細考究。五倫說是孔子所有，三綱說是孔子所無。諸君不信，試將孔子自著的書和七十字後學者記孔子的話一字不漏的翻讀一遍，看是否有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這種片面的倫理學說。我們只聽見孔子說，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易經家卦我們只聽見孔子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還聽見董仲舒解這兩句話。說道，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耳。春秋繁露玉杯篇倒像責備臣子反較寬，責備君父反較嚴了。孔子說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從仁者人也，人者人也。演繹出來，既做人便要盡人道，在人裏頭做了君，便要盡君道；做了臣，便要盡臣道；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

國人交止於信，全然是相互的關係，如此纔是相人偶，所以孔子所說，是平等的人格主義。

(四) 原缺

(五) 禮

孔門教的普通學，就是禮樂，爲甚麼如此注重他呢？因爲認他是涵養人格的利器。

禮的起原本甚古，但到孔子時，意義已經屢變，範圍愈擴愈大。參觀胡氏中國哲學大綱一三四十一三八葉從訓詁上，可以考出他的變遷。

狹義的禮 禮所以事神致福，从示从豐，亦聲。說文

廣義的禮 禮者履也。爾雅說文禮記仲尼燕居祭義荀子大略篇

最廣義的禮 禮者理也。禮記樂記仲尼燕居荀子禮論

禮字本義，不過從祭器出來，所以禮運說，禮所以饗鬼神，又說禮之初始於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可知最古的禮，不過是宗教上一種儀式，凡初民種種制度，大半從宗教儀式增廣蛻變而來，例如印度的摩奴法典，本是教規，後來變成法律，我國的禮，也是這樣，漸漸把宗教以外一切社會習慣都包含在禮的範圍內，禮字成了人人常踐履的意義，所以易象傳說，非禮弗履，祭義說，禮者履此者也，荀子大略篇說，禮者人之所履也，爾雅釋言亦說，履禮也，禮變成一切行爲的軌範了，古代政教合一，宗教上的儀典和國家社會的法制，往往合爲一爐，無甚分別，歷代帝王，常採集社會上公認的行爲軌範，編成一代的禮，所以說，非天

子不議禮不制度。禮記中庸說三王異世不相襲禮。禮記樂記所以有夏禮商禮周禮種種不同。論語到這時候禮的性質和法律差不多。成爲社會上一種制裁力。所以左傳裏頭替禮字下了許多解說。

夫禮所以整民也。莊二十三年齊劇語

禮國之幹也。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信十一年內史過語

禮政之與也。襄二十一年叔向語

禮王之大經也。昭十五年叔向語

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昭二十五年子太叔述子產語

此皆孔子以前賢士大夫對於禮的觀念。到了孔門。此種觀念益加發達。如

禮者君之大柄也。禮記禮運篇

禮者人主之所以爲羣臣尺寸尋丈檢式也。荀子儒效篇

禮者法之大分羣類之綱紀也。荀子勸學篇

據此看來禮的性質簡直與法無甚差別。雖然有狠不同的一點。是

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大戴禮記禮察篇

所以又說出於禮者入於刑。當孔子時。法家學派雖未完全成立。然法治與禮治兩種主義之優劣。在士大夫中已成爲問題。觀叔向子產辨論之言可見。左傳昭六年孔子是絕對的主張禮治反對法治的人。所以說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爲政

孔子的意思，以爲（一）法不過事後消極的裁制，禮纔是事前積極的裁制，直接的效果，已經懸殊。（二）法的裁制力是他動，禮的裁制力是自動，間接的效果，影響非鉅，所以說

禮云：禮云，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敬於微眇，使民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大戴禮記禮察篇

孔子以爲禮的作用，可以養成人類自動自治的良習慣，實屬改良社會的根本辦法。他主張禮治的主要精神，在此。然則禮爲什麼能有這種作用呢？他說

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禮記坊記

禮所以能發生作用，最重的要素，是因人之情。禮運有幾段說得最好。

人情以爲田……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不學而能。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宋以後儒者，都說人欲是不好的，是應該屏絕的。孔門卻不然，他的禮教，就是從情欲的基礎上建設出來，但他以爲情欲雖不可無，卻是要節。樂記說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

荀子亦說

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

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禮論篇

這兩段說對於外感的節制。最爲精到。還有對於內發的節制。子游說。

有直道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戚。戚斯歎。歎斯

辟。鄭注辟。附心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謂禮。

禮的最大作用。就是個節字。所以荀子大略篇說。禮。節也。樂記亦說。禮節民心。中庸說。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靠的就是這個。韓非子解老篇說。禮者。外節之所以諭內也。算得禮字最簡明確切的訓詁了。

以上所引。雖不全是孔子親說的。但孔子禮教的精意。確是如此。孔子既已把禮的觀念。擴充得如此其大。自然不是從前的儀式所能限制。所以禮運說。

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

既於儀式之外。別有抽象的禮意。那儀式的禮。倒反不必拘泥了。所以左傳記。

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對曰。是儀也。非禮也。昭二十五年

可見當時講禮。已有棄形式取精神的傾向。孔子說。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

最可以表現這種精神。子太叔引子產的話。說禮是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禮字的意義。已經不是履也所能包舉了。到樂記更說。

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

這算是禮的最廣義了。孔子答顏淵說：克己復禮爲仁。這個禮字，應從最廣義解。

孔門重禮教的緣故，除了以上所述外，還有一個重大的理由是：拿習禮當作一種體育。禮運說：『禮，所以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

這話怎麼講呢？孔子說：

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儻焉如不終日。

孔子以爲人若常常把精神提起，體魄自然強壯。若散散慢慢過日子，便養成偷惰的習慣，整個人變成暮氣了。習禮以莊敬爲主，最能抖擻精神，所以說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仲弓問仁，孔子告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又告子張說：『無大小，無衆寡，無敢慢，都是這個意思。』對甚麼人對甚麼事，都無敢慢，是修養身心最好的方法。這就叫『做約之以禮』。約是約束之意

孔子既已認禮是一種體育，所以常常要習他，但習的到底是那幾種禮呢？中庸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這些都是些什麼？如今沒有考據，但就現存的禮經十七篇而論，天子諸侯朝聘燕享那部分，當然是不習的，喪禮那部分，當然是不習的，冠昏祭那幾部分，怕也不好習。然則孔門習的是甚麼？我想最通行的就是鄉飲酒禮和射禮。史記孔子世家說：『漢時的儒生還常常習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家。』禮記射義記：『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牆。』大概這兩種禮是孔門常習的。兩種都是團體運動，射禮分耦，還含有團體競爭意味。孔子說：『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我想孔子生在今日，定然是打球大家。那時若有學校聯合運動會，那些國黨童子軍怕總要奪標哩。

第二節講孔子正詩正樂。可見孔子原是一位大音樂家了。他不但自己嗜好，還拿來做他學堂裏的必修科目。他如此重樂，有什麼理由呢？樂記一篇發揮得最透徹。樂記下樂的定義說道：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

這是說明樂之本質，就是人類好快樂的本性。這種本性發表在聲音動靜上頭，叫做音樂。又說：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旄，謂之樂。

這一段說音樂的起原。由於心物交感，是從心理學上尋出音樂的基礎。又說：

樂者……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綏；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音樂形焉。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內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這三段，前一段是發明音樂生於人心的道理，後兩段是發明音樂生人心的道理。就一方面看，音樂是由心理

的交感產生出來的。所以某種心感觸，便演出某種音樂。就別方面看，音樂是能轉移人的心理的。所以某種音樂流行，便造成某種心理。而這種心理的感召，不是個人的，是社會的。所以音樂關係到國家治亂，民族興亡。所以做社會教育事業的人，非從這裏下工夫不可。這種議論，自秦漢以後，竟沒有人懂。若不是近來和歐美接觸，我們還說是謬悠夸大之談哩。

樂記這篇書，原是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並非孔子親說。荀子裏頭有樂論篇，說得大同小異，但稍爲簡略。或者這篇書，竟是荀子作的，亦未可定。但這種學理，總是孔門傳授下來的。所以我們可以認他做孔子學說的一部分。正樂是孔子一生大事業。今日樂譜都已失傳，更從何處論起？但我們可以想見孔門禮教樂教，實有相反相成之妙。記中說：禮節民心，樂和民性。禮的功用，在謹嚴收斂；樂的功用，在和悅發舒。兩件合起來，然後陶冶人格，日起有功。記又說：

樂以治心，禮以治躬。心中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則易慢之心入之矣。讀此，可以知孔門把禮樂當必修科的用意了。就論體育上，樂的功用，也不讓於禮。因爲古人樂必兼舞。記又說：詩，言其志也；歌，咏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舞的俯仰疾徐，和歌的抑揚抗墜，不獨涵養性靈，而且於身體極有益。這也是禮樂交相爲用的事。

我想孔子若在今日當教育總長，一定要像法國樣子，將教育部改爲教育美術部，把國立劇場和國立學校看得一樣的重。他若在社會上當個教育家，一定是改良戲曲，到處開音樂會，忙個不了。他的態度如此，所以那位專講實用主義的墨子，看着莫名其妙，說他教人貪頑廢事，做出三篇非樂的大文來罵他。卻那裏懂得孔子人

格教育的精意呢

(七) 名

後人常稱孔教做名教，這話並不錯，但爲甚麼叫做名教呢？卻忘其所以然。我們細讀論語，就可以明白。論語有一章記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這一章書，驟讀過去，很有點難懂。名不正的結果，何至就鬧到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呢？怕未免有點張大其詞罷。試看荀子董子的解釋，就可以明白。荀子說：

今聖王沒，名守慢，奇辭起，是非之形不明，則雖守法之吏，誦數之儒，亦皆亂也。……異形離心，交喻異物，名實

互紐。……如是，則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廢之禍。荀子正名篇

董子說：

名生於真，非其真，弗以爲名。名者，聖人之所以真物也。……欲審曲直，莫如引繩；欲審是非，莫如引名。名之審

於是非也，猶繩之審於曲直也。詰其名實，觀其離合，則是非之情，不可以相謝已。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

欲明白正名的要緊處，最好拿眼前的事實來舉個例。譬如有人說共和是不好的，問他甚麼不好，他說你看中

國共和了九年，鬧成什麼樣子。這段話驟然聽去，像是有理，其實不然。我們先要知道共和的實質是怎麼樣。再要問這九年來的中國，是否和共和實質相符。把這九年來的中國說他是共和，這就是非其真而以爲名。這就是異物名實互紐。又如現在講聯邦，講自治，若先把聯邦自治的名實弄到正確，那麼幾位督軍私自勾結的幾省聯盟，也要自命爲聯邦。幾位政客也可以設起聯省政府來。那麼官僚運動做本省省長，便說是自治。又如講馬克思的共產主義，若不把名實弄得正確，那麼兵大爺組織兵變隊，挨門坐搶，他可以說自己是藍情，是杜洛茲奇。這就是董子說的相調。在這種名實混淆的狀態之下，是非是無從論起的。譬如我們說狗是有義氣的動物，若先定了界說，什麼是狗，看見一個狐來，你說這種狗沒有義氣，不是把人鬧糊塗了嗎？所以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廢之禍。這就是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孔子又說：惡紫之奪朱，惡鄭聲之亂雅樂。又說：惡似是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惡鄉愿恐其亂德。孟子引都是所以提倡正名的緣故。

老子以爲名者起於人類之分別心。這種分別心，是各人不同，各時不同，各地不同。所謂正確不正確，實無從得公共標準。故主張一切廢去，復歸於無名之樸。孔子以爲名是終久廢不掉的。既已廢不掉，若聽他囫圇雜糅，一定鬧到言不順事不成。所以公共標準是必要的。標準怎樣纔能正確，纔能公認呢？孔子以爲是政府的責任。所以子路問爲政，奚先？孔子答以正名。荀子正名篇說：若有王者起，必將有循於舊名，有作於新名，就是這個意思。孔子若乘時得位，一定先辦此事。後來道既不行，晚年乃著春秋，就是用極謹嚴的名，表示極複雜的義。所以莊子說：春秋以道名分。天下篇董子說：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所以孔子正名主義的實行，自然在春秋一書。第五節再詳論。

孔子爲甚麼把正名主義看得如此其重呢？因爲把名正了，然後主觀方面可以顧名思義，客觀方面可以循名責實。例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先要知道君臣父子四個名詞裏頭含有什麼意義，然後君要做個真君，臣要做個真臣……那麼社會秩序也跟着正了。像當時子路所問待子爲政的衛君——出公輒，是子不子，其父蒯瞶也是父不父。孔子以爲正名就可以救這些流弊。

孔子的正名主義，對於改良社會有多少效果，我們不敢說，但在學問知識上卻有很大影響，因爲名實問題，是孔子頭一個提出。此後墨子惠施公孫龍荀卿乃至其他諸子，都從這問題上生出許多學問來。質而言之，當時所謂名學卽論理學，是孔子最先注意的。雖所說不如後人之精，那創始的功勞，也很大了。參觀胡著頁九孔子因認名有許多功用，所以狠獎勵立名。易文言說：不易乎世不成乎名。論語說：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又說：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宋儒說好名是件不好的事，孔子卻不然，名是不妨好的。不過聲聞過情，君子恥之。因爲過情的聲聞，已經名實混淆，和正名主義正相反了。

（八）性 命

易象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性命二字成了學問上問題，自此始。但孔子言命較多，論語稱子罕言命實非甚罕，言性較少，子貢說：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性與天道殆孔子所自證，不甚拿來教一般學者，所以不得而聞。論語言性，有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兩章，其言既極渾括，遠不如後來孟荀之精密。蓋由孔子不甚以此教人，至於言命，則所在多有。孔子自言：五十而知天命，又說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又說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

之將廢也歟。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又說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又說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諸如此類，正中屢見，可見知命主義，在孔子學說中，實占極重要的位置，所以墨子反對孔學，特標非命爲一種旗幟。

命是個什麼呢？孔子說命，常與天連舉，像是認命爲天所造，其實不然。莊子引孔子的話，很有幾處解釋命字意義。

仲尼曰：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

莊子人間篇

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

始者也。

莊子德充符篇

據此可知孔子所謂命，是指那自然界一定法則，不能拿人力轉變者而言。他有時帶說個天字，不過用來當作自然現象的代名詞，並非像古代所說有意識的天。五十而知天命句，皇侃疏云：天本無言，而云有所命，假之言也。這話最通。若作基督教的上帝默示解，便非孔子之意了。

然則知命主義的價值，怎麼樣呢？我說有好處，亦有壞處。好處是今人心境恬適，壞處是把人類進取的勇氣減少。孔子說：

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盛也。

莊子人間篇

這段話講知命的作用，最爲精透。自事其心，是自己打疊自己的心境。死生窮達毀譽飢渴等等事變，雖日夜相代乎前，我心的哀樂，卻叫他不易施乎其前，怎樣才能做到呢？最好是安之若命。這若字極要注意，命的有無，且

不必深管。只是假定他是有拿來做自己養心的工具。得了這種訣竅。所以能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易傳所以能不怨天不尤人。論語所以能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論語這是孔子自己學問得力所在。也常常拿來教人。所以論語首章說。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末章說。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意義正相銜接。實是孔子修養人格的重要學說。

孔子說的知命。本來沒有什麼大流弊。因爲他樂行憂違。還帶著確乎不拔。他遯世无悶。還帶著獨立不懼。易傳可見得並不是做命的奴隸了。雖然。孔子終是崇信自然法太過。覺得天行力絕對不可抗。所以總教人順應自然。不甚教人矯正自然。駕馭自然。征服自然。原來人類對於自然界一面應該順應他。一面應該駕馭他。非順應不能自存。非駕馭不能創造。中國受了知命主義的感化。順應的本能極發達。所以數千年來經許多災難。民族依然保存。文明依然不墜。這是善於順應的好處。但過於重視天行。不敢反抗。創造力自然衰弱。所以雖能保存。卻不能向上。這是中華民族一種大缺點。不能不說是受知命主義的影響。所以墨子非命。實含精義。至於誤解知命主義的人。一味委心任運。甚至造出種種邪說誣民的術數。那更不是孔子的本意了。

（九）鬼神祭祀

孔子教人說的都是世間法。不是出世法。所以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這是對於現世以外的事。純然持消極的態度。然則孔子到底主張有鬼呀。還是主張無鬼。我說。孔子所持是相對的無鬼論。他以爲鬼並不是沒有。但不過由我們的業識造出來。孔子說的鬼神。全是哲學上的意義。沒有

宗教上的意義，易繫辭傳說。

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這幾句話最精到。精氣爲物，說的是鬼之情狀。游魂爲變，說的是神之情狀。鬼者歸也。精氣是有形的，即佛法中之色蘊。圓覺經說：骨內歸地，血唾歸水，煖氣歸火，動轉歸風。人之色身，四大合成，死後還歸四大。舉精氣則毛髮骨血等都包在內。地水火風，各有他的原素。據近世科學的理論，知道物質不滅，所以說精氣爲物。游魂是無形的，即佛法中之受想行識四蘊。常爲業力所持，流轉諸趣，所以說游魂爲變。步觀章炳麟著到漢微言孔子說的鬼神情狀是如此，直可以謂之絕對的無鬼論。然則他爲甚麼又極重祭禮呢？自來聖哲施教，每因當時習俗而利導之，易蒙傳說。

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當時民智幼稚，而且古代迷信深入人心，一時不易革去，所以孔子利用祭禮爲修養人格改良社會一種手段。但孔子雖祭，並不認定是有神，所以只說：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又說：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這分明是主觀的鬼神，不是客觀的鬼神了。

爲什麼祭禮可以爲修養人格的手段呢？他的作用就在齋戒。祭統說：

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耆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耆欲，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定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

觀此可知齋戒實爲養心最妙法門。易繫辭傳說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就是此意。齋戒原不必定要祭祀纔有。凡有大事有恭敬皆須齋戒。孟子弟子齊宿而後言莊子齋吾語汝但祭禮的齋戒總算最通行。所以孔子很提倡他。譬如每年有幾次大祭祀。祭前都須齋戒一回。齋的時候節省思慮休養精神。這是和基督教教徒嚴守安息日同一作用。於鍛鍊身心修養人格實甚有益。

爲甚麼祭禮可以爲改良社會一種手段呢。前次曾經講過。孔子的祭禮是由祈主義變爲報主義。全是反本報始不忘其初的意思。萬物本乎天所以祭天。人本乎祖所以祭祖。使之必報之。所以有羣祀。孔子說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祭禮最大作用不外是使民德歸厚。所以孔子又說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中都是說靠祭禮喚起人民報本的觀念。風俗自然淳厚。政治自然易辦。若不明此意。中庸的話便解不通了。所以孔子的祭實含有舉行紀念祝典的意味。有鬼無鬼倒不十分成問題。所以說敬鬼神而遠之。又說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第四節 孔子之哲理論與易

前節所講都是從論語禮記中摘出孔子學說。還未研究到他自己所著書。欲知孔學之全。要讀他所著易春秋。易是孔子哲理論的總匯。春秋是孔子政治論的總匯。孔子以前的易經僅有六十個卦。帶著那六十四條卦辭。三百八十四條爻辭。內中到底含有多少哲理無從揣測。易經成爲一種有系統的哲學。自孔子始。

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晚而喜易，讀之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我於易則彬彬矣。」這段話亦見論語。可見孔子治易是在晚年。他所建設易的哲學是否完成，尙未可知。但我們從他所著的彖傳、象傳、繫辭傳、文言傳中，大略可以尋出他的哲學系統來，今分論如下。

(一) 易體

印度歐洲的哲學家以及我國古代的老子後世的宋儒，都喜歡研究宇宙本體是什麼。獨孔子說：

神無方而易無體。繫辭上傳

孔子所謂易，自然是宇宙萬有的代名詞。他卻直截了當下一個斷案，說宇宙萬有是沒有本體的。這種主張，不惟與古代天帝主宰的思想不同，即與老子有物混成，其中有物，其中有精，其精甚真的思想亦異。真算得思想界一大革命。宇宙本體有沒有，原是往古來今打不清楚的官司，就算是有的，也斷不是拿智識判斷得來。那麼，便是學問以外的事，所以講學問的人，只好把這第一原因攔下。第一現象說起。孔子說：「易無體，怕也是這個意思。」然則無體的易，從那裏來呢？孔子說：

生生之謂易。繫辭上傳

拿現在流行語翻譯他，說的是：生活就是宇宙，宇宙就是生活。這句話怎麼解呢？論語有個譬喻最好。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譬如我們在京漢鐵路黃河橋上看見滔滔混混的水，叫做他黃河。這黃河有本體沒有呢？照常議論，目前看見

的水就是他本體。但黃河從崑崙發源，合了幾百條川流，纔到這裏。那些川流的水，原只是這水，爲什麼不叫他黃河呢？黃河東流入黃海，連著就是太平洋、印度洋，爲甚麼不都叫做黃河呢？然則想從水所占的空間指出，那些水是黃河本體了，不可得。換過來，從時間一方面看，現在在橋下的水，像可以叫做黃河了，但甚麼是現在，卻大有問題。李太白有兩句好詩說：「前水復後水，古今相續流。」時間是相續的東西，細細分析下去，可以說只有過去，只有未來，並無現在。因爲纔說這一剎那，頃刻是現在，卻早已過去了。要說這一剎那是現在，卻還屬未來，所以想從時間指出那些水是黃河本體，也了不可得。孔子說的逝者如斯，正是此意，所以說易無體。

然則什麼是黃河？水之相續不斷的動相，就是黃河。好像演電影，無數的影片，連續不斷的在那裏動，若把他的動相停了，光看那斷片，便毫無意義了。現代大哲柏格森，常拿這種譬喻來說明他的宇宙觀。人生觀，自命爲流動哲學。他的立腳點，和孔子狼相類。孔子這部哲學書，名叫《易》，易就是變，就是動。一個逝字，一個生字，動的原理都包盡了。方生方逝，方逝方生，非逝不生，非生不逝。人身內血輪細胞，乃至肌骨毛髮，日日逝，日日生。人心中的意識，前念逝後念生。孔子以爲宇宙所以成立，就是在此，所以叫做易。易學兩個字翻譯出來，就是流動哲學。易所說既是宇宙的動相，這動相卻從那裏來呢？原來宇宙間有兩種相對待的力。現代科學家名之爲正負，或名之爲積極消極。易學家則名之爲陰陽，或名之爲消息。爲剛柔。爲往復。爲闔闢。爲屈伸。那正的積極的陽的息，剛的復的闔的伸的，是指生生不已的力。拿一個一符號來代表他，疊起來成個三卦，名曰乾。那負的消極的陰的消的柔的往的闔的屈的，是指逝者如斯的力。拿一個一符號來代表他，疊起來成個三卦，名曰坤。這兩個符號，不單是代表正負兩面，還代表全體和部分的觀念。繫辭傳說：「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

人之道曰仁與義。仁者人也。義者我也。甚麼是人。凡與我同類的這一種動物都叫做人。甚麼是我。在這全體裏頭。各人畫出一部分作爲自己。便叫做我。人類一切道德。或是爲增進全體利益之用。或是爲發達個性之用。總不出人我兩途。所以叫做仁義。然而人我兩觀念。亦實由正負而來。人即我之正。我即人之負。非將我推驗去。現不出人相。非把人的屬性說明。現不出我相。所以人我原只是正負兩面。易經的要旨。說這兩種力互相吸引。互相排斥。宇宙間一切物象事象。都從此發生。所以說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說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此外還說許多相摩相盪相薄相錯相攻相取相感相得相逮不相射不相悖。都是形容這兩種力的動相。以爲這兩種力對待。宇宙自然成立。若把這兩種力去掉。便連宇宙這個名都沒有了。所以說

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易行乎其中矣。乾坤廢則無以見易。

據上所述。可見一部易經。所講全是動的學問。後來宋儒搬了道士的太極圖來說易。造出主靜立人極的話。恰和孔子的易相反了。

然則繫辭傳說。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這幾句話怎麼講呢。說文說。極棟也。棟是屋頂的橫梁。太極就指這一畫的一符。無可疑了。怎麼太極生兩儀呢。兩儀是一一兩個符號。生字意義。和老子的一生二正同。並非

太極——兩儀

乃是

太極

兩儀

因爲無負的觀念，便表不出正的觀念，所以有太極自然有兩儀，兩儀就是太極的正負兩面，怎麼兩儀生四象呢？第一個象是全陽，第二個象是全陰，第三個象是陰多陽少，第四個象是陰少陽多，從這四個象生出八個卦來，易理就從此發生了。

(二) 卦與象

將一一兩個符號錯綜三疊起來，成了八個卦。

三乾 三震 三坎 三艮

三坤 三巽 三離 三兌

再因而重之，更把他相錯起來，成了六十四卦，卦的作用全在象，什麼是象？乾天，坤地，震雷，巽風，坎水，離火，艮山，兌澤，這八種算是主象，此外有許多副象——如龍爲乾象，馬爲坤象，木爲震象之類，散見於爻辭及雜卦傳者甚多，這類都是表示形體的象，可以名之爲物象，還有表示性質及意識的象，如乾健，坤順，震動，巽入，坎陷，離麗，艮止，兌說，以及震爲決躁，坎爲隱伏，爲加憂等，都可以名之爲事象，這些象如代數的 x, y, a, b, c, d ，如琴譜之 c, r, m, f, s, l, t, d ，都是一種代表符號，要先明白他，纔可以談易理。

韓宜子在魯國看的易名曰易象繫辭傳說。易也者象也。可見易只是象。象外無易。要知道象的作用重要。須先明白象字的意義。韓非子說人希見生象也。而案其圖以想其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解老篇人看見種種事物。便有一個印象在心目中。所印的象是那事物的狀態。由我們主觀的意識看出來。這是象的本義。有了這印象。要把他摹寫表現出來。力求其像。繫辭傳下象字的解釋說。象也者像也。又說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聖人則之。這是引申義。含有效法的意思。易經的象。兼這兩義。以爲一切變動進化之跡。都有各種狀態來表現他。所以說易者象也。羅素說宇宙萬有都是一種事實。以爲這種狀態。都根本於自然法則。我們應該效法。實以Point的結集頗似易說。

他所以說象也者像也。合這兩義。便是易象的作用。

繫辭傳說。以制器者尚其象。象的最初作用。是取象於天然狀態。造出種種器物。繫辭傳舉十三卦作例。

作結繩而爲網罟。……蓋取諸離。

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蓋取諸益。

日中爲市。……蓋取諸噬嗑。

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剡木爲舟。剡木爲楫。……蓋取諸渙。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蓋取諸隨。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剡木爲杵。掘地爲臼。……蓋取諸小過。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蓋取諸殿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蓋取諸大壯。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夬。

這都是看見一種象，從而象（像）之。例如上巽下坎的渙卦，有木在水上流行若風之象。因此效法

他製出舟楫來。又如上震下艮的小過卦，有木上動土下止之象。因此效法他製出杵臼來。孔子舉這

幾個例，證明一切器物，都由取象而來，不惟如此。種種制度，種種道德觀念，皆從象生，所以六十四條象傳，都是

發明此理。例如乾卦有天體運行之象，便效法他自強不息。坤卦有地勢持載之象，便效法他厚德載物。豫卦三

三是雷出地奮，表發揚之象，便效法他作樂崇德。復卦三三是雷在地中，表蟄息之象，便效法他第七日放假。至

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既濟卦有成功之象，愈成功愈要謹慎，所以思患而豫防之。小畜卦孔疏云：凡大象

法之者，若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取卦象包容之義。若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取卦象尊卑之義。或

直取卦名，因其卦義所有法之。若訟卦云：君子以作事謀始，防其所訟之源，不取天與水違行之象。餘皆倣此案。

此說諸如此類，都是借物象事象的觸發，生出種種制度和道德標準，所以說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又說

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胡適之說一部易經只是一個象字，這

今說易的人，不懂此理，未免失檢。繫辭傳蓋取諸離下孔疏云：諸儒說象卦制器，皆取卦之象，之體今韓氏廣

伯直取卦名案上繫云：以制器者，尚其象，則取象不取名也。據此知孔穎達所見從前諸儒之說，皆取象爲解，即

一卦疏解六十四象傳，亦什九皆取上下卦象若程傳則例尤嚴無

(三) 爻與辭

孔子

繫辭傳說，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以明吉凶。又說，易有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又說，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其言。又說，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讀此可知辭與象並重了。辭有兩種，一卦辭，如乾元亨利貞。二爻辭，如初九潛龍勿用……卦辭比較的還簡單，爻辭便複雜到了不得了，要研究爻辭，先要懂得辭的界說。繫辭傳有一句最要緊說道：

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之，往也。言辭各指示卦爻之所往。左傳記卜筮事，所謂遇大有之賁，遇觀之臨等等，就是這個之字。由大有往賁，由觀往臨，即大有變成賁，觀變成臨也。然則卦爻爲什麼有之呢？之有甚麼公例呢？這卻要狠費周折，纔能說明。第一須知每卦六爻，有所謂位，最低那一畫叫做初爻，倒數上去，二三四五，到頂上那一畫，叫做上爻。文言傳說六位時成，就是指這六爻的位。

第二，六位中最主要的是第五位，算是一卦之主。其次第二位，是與五相應的。繫辭傳說，列貴賤者存乎位，每卦五位最貴，二位次之，其他皆賤。繫辭傳所謂，非其中爻不備，二五皆中爻也。

第三，卦爻的之，有一定法則，二與五相之，初與四相之，三與上相之，因爲他是同位。繫辭傳說，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三與五同功而異位，因是異位，所以二與四，三與五，是不能相之的。像下象棋，各種子各有他的走法，後儒講的卦變飛伏互體等等，隨意亂之，便是馬行田卒回頭了。

第四，爲什麼有之呢？卦中各爻已定位者不之，未定位者纔有之，怎麼叫做定位未定位呢？易經以一陰一陽相間排比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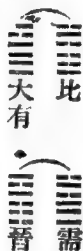
三三 既濟

算是定位，所以他的卦名叫做既濟。既濟卦是六爻都無可之了，反之，未濟卦三三三六爻皆可之，其餘各卦最少的有一爻可之，最多的有五爻可之。如乾卦是二四上三爻可之，坤卦是初三五三爻可之，餘仿此。第五之的法則，最簡單的是本卦各爻相之，如未濟卦初之四，二之五，三之上，便成了既濟了。若僅二與五相之，就變成上乾下坤的泰卦，這就是未濟之泰，但別的卦卻不能如此真捷，例如乾三三三二之五，四之初，上之三，依然是陽爻，不是和沒有變一樣嗎？所以要生出相錯旁通的法則來。

第六，繫辭傳說八卦相錯，文言傳說六爻發揮旁通，這是研究辭的所之一個要緊關鍵，旁通的原則是拿兩個各爻恰恰相反的卦，平列起來，彼此互通，例如



兩兩反對，恰成配偶，但不止此，還要將八卦相錯起來旁通，例如乾坤坎離四卦相錯，成了



八個卦，也是兩兩反對，恰成配偶，所以同人與師旁通，訟與明夷旁通，比與大有旁通，需與晉旁通。凡旁通是要各從其偶，萬萬不能亂來的。

第七，旁通也要按著位，二通五，初通四，三通上，不能越位亂通，例如乾的二爻是可動的，和坤旁通，把坤的五

爻通了過來，變成三三同人，這就是乾之同人。

第八爻的所之分爲當位失道兩大類。二五先動，然後初四或上三和他相應，叫做當位。二五未動，而初四上三先動，叫做失道。二五動了，而初四上三不和他相應，也叫失道。但失道是可以補救的，別爻有變，可以還歸當位，所以繫辭傳說化而裁之存乎變，變的法則更複雜了。旁通之中又有旁通（例如乾坤旁通成同人，同人又與師旁通），所以繫辭傳說易之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

以上把所之兩字大略說明，然後可以講到辭的作用了。辭也者，各指其所之，指的甚麼呢？繫辭傳說辨吉凶者存乎辭，又說繫辭焉以斷其吉凶，辭的作用就是察驗所之之當位或失道，指出他的吉凶，來下斷案。易辭的斷案有十一種：

元，亨，利，貞，吉，凶，悔，吝，厲，孚，无咎。

所謂辨就是辨這十一種，所謂斷就是斷這十一種，而學易的人，最要緊卻在一個悔字。悔必思變，變則通，通則久，故雖遇凶吝，結果可以无咎，所以孔子說：「假年學易，可以無大過。」

（附言）以上大抵採用清儒焦循之說。循著有易通釋、易圖略等書，專發明旁通變化之例，對於漢儒的方士易、宋儒的道士易，胡適所命名極有趣一概排落，專務以經解經，以傳解經，循又深於數學，用數學的頭腦來說易，

更覺精密。王引之批評他鑿破混沌，掃除雲霧，足使株守漢學而不求是者，爽然自失。這話對極了。依我看，焦氏解爻辭最好，依著他條條差不多都可通，他解卦辭及大象傳都不好，因爲原文講的是卦象，他卻泥

著各指其所之來求他，便許多窒礙了。要之古今說易之書，我是推他第一了。他所著易話有一條拿象棋譜來比易的辭極有理致。

原來的卦辭爻辭，大率舉一個象，下一個斷案。例如乾卦初九，潛龍勿用。上九，亢龍有悔。初九的象是潛龍，給他個斷案說：應該勿用。上九的象是亢龍，給他個斷案說：這便有悔。孔子作易傳，是因這些辭求出他所以然之故，爲甚麼潛龍該勿用呢？因爲陽在下也。爲甚麼亢龍便有悔呢？因爲盈不可久也。若再問爲什麼盈不可久呢？這篇傳雖然沒有答，別篇傳卻有之。謙象傳說：天道虧盈而益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若再問爲什麼天道虧盈益謙呢？他跟著答：因爲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繫辭傳說：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又說：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又說：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又說：明於憂患與故。這四個故字，就是說的所以然之故。一部十翼，就算是發明一個故字。有人說：孔子只說這事應該如此做，不問爲甚麼應該如此做。這話未免冤枉孔子了。兩篇象傳兩篇象傳，和文言傳繫辭傳中解經的話，那一句不是解答爲甚麼的問題？做學問不問個爲甚麼，還要得嗎？孔子雖不肖，何至如此。

若問孔子怎麼樣能求出這故呢？我說：他全是用的歸納法，最緊要的法門，就是繫辭傳說的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怎麼取法呢？象傳說：萬物賡而其事類也。象傳說：君子以類族辨物。繫辭傳說：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又說：以類萬物之情。又說：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這是說宇宙萬有，雖像是各有各隔離，卻總有相同之處。要把各種事物分出類來，研究他的共相。又說：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又說：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這是把各種事物參驗比較，研究他的別相，和他的相互關係。又說：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

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這是經排比參較的結果。纔下正確的斷案。正名主義，算是完成了。焦循說：孔子讀易，韋編三絕，都是因為反覆檢驗比較，所以連牛皮繩都斷了三回。易這話很有理致。我們看孔子治易的方法，可以推到做一切學問的方法了。

(四) 繁變與易簡

照上兩段講來，一部易經可謂麻煩極了。六十四卦，就有六十四種象，而且一卦不止一象。例如隨卦有附隨入衆，引重致遠的象。卦象就不止百數，三百八十四爻，就有三百八十四種象，而且之來之去，之一處便變一個象，相錯又相錯，旁通又旁通，而且聽人神而明之，聽人唯變所適，你想，這一鬧不是真鬧到千頭萬緒沒有結束了嗎？孔子說。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他說：繁賾是繁賾極了，不必嫌他，變動是變動極了，卻不會亂，爲甚麼不可惡不可亂呢？他說：

易曰：幢幢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然則怎樣纔能同歸，纔能一致呢？他跟着說：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物象事象雖然至賾至動，其實不外兩種對待的力，一正一負，在那裏往來屈伸，相推相感，兩種力是什麼，他的

符號就是乾坤。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天下再沒有比他更簡易的了，所以說

天下之動，貞乎一者也。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孔子的意思說，許多皮帶，許多輪子在那裏動，其實只是一個總的發動機。你看，那代表一符號的乾，不是給我一個極易的名相嗎？那代表一符號的坤，不是給我們一個極簡的名相嗎？無論甚麼象，不過是像他，無論甚麼爻，不過是效他。這可以證明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至賾而不可惡，至動而不可亂了。這便是一以貫之的學問。

咸恆兩卦的彖傳，各有兩句話，文義全同，僅換一字，說道：

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所感，是天地萬物的動相。所恆，是他的靜相。這兩句話極精妙，其實亦只是一闔一闢，一往一來，一屈一伸，與乾坤同一理。咸恆列在下經之首，和上經的乾坤相對，確有精意。

最後的卦是未濟。未濟之前是既濟。這也極有道理。到了既濟，六爻的位都定了，動相完全停止，所以講旁通的易理。最忌是變成兩既濟。凡各卦各爻的所之，若有變成兩既濟的徵兆，象傳總說他是其道窮，所以拿未濟放在最後頭。未濟便六爻都大變，而特變了。彖傳兩言終則有始，就是此意。

這樣看來，易學也可以叫做數理哲學。孔子的思想，全從詩經有物有則這句話生出來，以爲宇宙事物都有他本身自然法則，好像數學上一定的式。我們依著這式做去，再不會錯。算式千變萬化，至於無窮，所用的法，不外

加減乘除所得的數，不外正負，看起來像是極繁，實際乃是極簡，所以鄭康成說，易字有三個意義，一是變易，二是簡易，三是不易，其實三個意義，也可以說只是一個。

孔子以為用這種易學，可以把宇宙自然法則研究出來，應用到人類的的生活，所以用許多話來贊美他，說道：「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

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地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然則易學在世界哲學史上有多少價值呢？我學力不敷，不敢妄下批評，但我對於孔子的易，有兩點懷疑：第一，易學的立腳點在因果律，他的價值之大小，和因果律價值之大小成比例，到底因果律的權威，是否有這種絕對不可抗力，我們還不敢深信；第二，人類的文化，是否由模倣自然產生出來——例如是否因看見風行水上，纔造舟楫，是否因看見木上動，土下止，纔造杵臼，這種次序，是否倒置，認自然法則為盡善盡美，勸人摹仿他，是否適合於人類進化的功用，我們也不敢深信，我想，論易學，應該用這兩點來定他價值，但在二千年前，有這種繁變而簡易的頭腦，我們是除了敬服之外，更無別話了。

第五節 孔子之政治論與春秋

(一) 大同與小康

孔子政治上根本觀念，在禮記禮運篇的發端，今全錄其文如下：

昔者仲尼與於賓蜡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言偃在側曰：「君子何歎？」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歸，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諸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宋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勢者去，衆以爲殃，是謂小康。

我們從前心目中的孔子，總以爲他是一位專門講究倫常提倡禮教的人，甚者以爲他是主張三綱專制，極端的保守黨，你聽他說：「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等等，都是大道既隱的現象，因爲這些，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這不是和老子的大道廢有仁義，失德而後禮，同一見解嗎？因此可知孔子講的倫常禮教，都不過因勢利導，補偏救敝之談，並非他的根本主義。

孔子心目中理想的社會，就是頭一段所講的大同，大同社會怎樣呢？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自然是絕對的德讓，克拉西了，講信脩睦，自然是絕對的平和主義，非軍國主義了，大同社會，是要以人爲單位，不以家族爲單位的。

所以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兒童是要公育。老弱廢疾是要公養。壯丁卻要人人執一項職業。男女是平等的。男有男的職分。女有女的歸宿。生產是要提倡的。總不使貧棄於地。但私有財產制度是不好的。所以不必藏諸己。勞作是神聖。力不出於身的人最可惡。但勞作的目的是爲公益。不是爲私利。所以不必爲己。這幾項便是孔子對於政治上經濟上的根本主義。他本來希望自己握政權。隨使用那一國都可以做個模範國。但始終不得這機會。所以偶然參觀鄉下人年底的燕會。觸動他的平民主義。就發這段感慨。後來作春秋。也許是因這個動機。

大同小康不同之點。第一。小康是階級主義。大同是平等主義。第二。小康是私有主義。大同是互助主義。第三。小康是國家家族主義。大同是世界主義。把禮運兩段比勘。意義甚明。

論語這部書。像是有子曾子的門人記的。有子重形式。曾子狠拘謹。所以孔子許多微言大義。沒有記在裏頭。但內中也有一兩處。可以與大同主義相發明。如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董仲舒解這幾句最好。他說。有所積重。則所空虛矣。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春秋繁露 調均篇 經濟論注重分配。怕算孔子最占了。

論語還有一章。和大同主義很有關係。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子路講的就是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諸己顏淵講的就是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孔子講的就是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歸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這都是大同主義實言之都是把私有的觀念根本打破我這解釋敢信絕非附會因爲孔門兩位大弟子和老先生言志當然所講都是最勝義諦

小康在春秋書中叫做升平大同叫做太平要明白這兩種分別然後春秋可讀後來儒家兩大師孟子所說比較的多言大同主義荀子所說比較的多言小康主義這是後世孔學消長一個關鍵

(二) 春秋的性質

要研究春秋須明白這部書的性質今將重要的幾點說明

第一 春秋非史 自漢以後最通行的誤解都說春秋是記事的史書如果春秋是史書那麼最拙劣誣罔的史家就莫過於孔子王安石罵春秋是斷爛朝報還太恭惟了例如天王狩于河陽明明是晉文公傳見周天子他卻說天子出來行獵如甲戌己丑陳侯薨卒一個人怎會死兩回呢史家天職在記實事這樣做法還能算信史嗎認春秋是史是把春秋學也毀了把史學也毀了

第二 春秋是孔子改制明義之書 然則春秋到底是一部甚麼書呢春秋是孔子政治理想借記述史事的形式表現出來孟子說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這是說魯國本來有一部春秋，和晉乘楚檣杙一樣。孔子的春秋，表面上的事與文，也是和他一樣。至於義，卻是孔子所特有的，義怎麼特有呢？孟子又說：

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春秋不過一位學者的著述，爲甚麼說是天子之事？後人讀春秋，知孔子罷了，爲甚麼又會罪孔子呢？因爲春秋

是一部含有革命性的政治書，要借他來建設一個孔子的理想國，所以說是天子之事。一位學者做這種事業，

已是駭人聽聞，況且其中還有許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何休公羊解詁序所以知我罪我，都由此起。細讀孟子這兩段

話，春秋性質大略可明了，但孔子改制，是普爲後世立法，並不專爲那一朝代。後來漢的春秋家，說孔子爲漢制

作，雜引緯書中許多矯誣之說，卻非本來的經義。

第三，治春秋當宗公羊傳。現在所稱春秋三傳，謂公羊穀梁左氏，然而漢一代，傳者獨有公羊。穀梁傳授，已

不甚可信。若左傳者，其著書之人姓左丘，其書名國語，與春秋無涉。故司馬遷但言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報任安書西

漢末諸博士皆言左氏不傳春秋。劉歆移書因劉歆欲佐王莽篡漢，惡春秋之義不便於己，乃將分國記事之

左傳割裂增竄，變爲編年解經之書，名曰左氏傳，說孔子這部春秋專據史官舊文，憑各國赴告，自是春秋真成

了斷爛朝報了。所以欲明春秋，惟嘗以公羊傳爲主，再拿穀梁傳和春秋繁露參證。何休的公羊傳解詁傳自胡

毋生，也多半可信據。

第四，春秋之微言大義傳在口說。司馬遷說：孔子次春秋……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決，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

指。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所以治春秋非求他的口說不可，爲甚麼專用口說呢？公羊傳說定哀之間多微辭。定元年董生說，

義不訕上，智不危身。

緊錄楚莊王篇

太史公說：爲有所刺譏，褒諱抱損，不可書見。

十二諸侯年表

據此或因在專制政治之下，有

許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不便寫出來，也未可知。但據我看，不專爲此。實因當時未有紙墨，專恃刻簡，傳寫不便，故著書務求其簡。老子將許多道理，縮爲五千言，也就爲此。孔子春秋之義，如此其複雜，全寫出來，倒不便傳授。所以一切意義，都拿字句的體例表示他。春秋口授傳指，想是爲此。既已代代口授，難保無漏失，無附增無誤謬。所以現在的公羊傳，我們不敢說他個個字都是孔子口說，也許有戰國西漢的儒者把自己意思添入。孔子的微言大義，也不見得都收在裏頭，但除了他更無可據，只得以他爲主，參以孟子董子等書，總可以見春秋學說的大概了。

第五、未修春秋與既脩春秋。莊七年公羊傳云：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脩之曰星，實如雨。……

所謂不修春秋者，就是孟子說的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亦卽墨子說的周之春秋、鄭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何氏解詁云：不脩春秋謂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爲春秋。孔子作春秋，是拿魯史原本來，脩改一編，所脩改之處，微言大義便寄記

在裏頭。作傳的人還及見魯史原本，故引來作證。現在原文是沒有了，但據傳及解詁，還可推測一二。例如第一條。

元年春王正月。

不脩春秋，疑當作。

一年春一月公卽位。

何以見得呢？據傳發問：元年者何？……解詁說明：變一爲元者。……知魯史本作一年，孔子脩之，將一字變爲元。

字表示甚麼意思呢。解詁說：明王者當繼天奉元，養成萬物，表以天道，節制君權的意思。據傳發問：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知魯史本無王字，孔子加入，加入表什麼意思呢。解詁說：春秋託新王受命於魯，春秋是孔子理想國的制度，標一王字，明新王之義。據傳發問：何言乎王正月……知魯史作一月，孔子修一爲正，又是甚麼意思呢。傳說：大一統也。解詁說：政教之始，因爲孔子常說政者正也，一年中初施政教那個月，改他做正月。據傳發問：公何以不言卽位……知魯史本有公卽位三字，孔子刪去，刪去甚麼意思呢。傳說：成公意也。因魯隱公讓國，君子成人之美，故從其意，不書卽位，就這一條推勘，孔子修春秋怎麼修法，修了何以能寄託微言大義，口說何以如此重要，都可以略見了。

(二) 春秋與正名主義

春秋既專用字句體例來表示義法，所以用字最謹嚴。第一步講的就是正名主義。董子的春秋繁露，有深察名號篇，專發明此理，他說：

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實石則後其五，言退鷁則先其六。聖人之謹於正名如此。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所舉石鷁的例證，見於春秋僖十六年。

經文：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於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傳文：曷爲先言實而後言石，實石，記聞，聞其碩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曷爲先言六而後言鷁，六鷁退

飛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鶴徐而察之則退飛

觀此可知春秋用字異常謹嚴不惟字不亂下乃至排字成句先後位置都極斟酌將此條與前文所舉星實如兩條合觀可知所謂名物如其真確費苦心

春秋正名之義全書皆是今更舉個顯著的例

經文 桓公二年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

傳文 此取之宋其謂之郕鼎何器從名地從主人器何以從名地何以從主人器之與人非有卽爾至于地之與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爲其有矣然則爲取可以爲其有乎曰否……

這一段說器物的名和地名性質不同故記載當各有格式與荀子正名篇所說名的品類互相發明都是論理學的重要基礎又說取不可以爲其有是借動詞應用的法則表明所有權正確不正確的觀念凡讀春秋皆須如此

春秋將種種名字詳細剖析而且規定他應用的法則令人察名可以求義就名詞論如時月日之或記或不記或記春夏秋冬等或否月日仿此如或稱名或稱字或稱爵位或否或稱國或稱人就動詞論如爾君相見通稱曰會春秋分出會盟遇來如等名盟之中又有殊盟莅盟尋盟行命等名會之中又有殊會離會等名皆將一名內容外包之大小剖析精盡又如同一返國得立之諸侯而有入納立立國人之曰立他國人之曰納從外曰入歸復歸復入桓五年傳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人有惡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種種異辭乃至介詞連詞之屬如及傳何以不言及仲子仲子微也桓十四年傳以如遂年傳遂者如乃年傳乃者何離之也凡各種詞用之都有義例這就是春秋嚴格的正名主義

欲知正名主義的應用，最好將春秋所記各事，分類研究，今舉弑君爲例。

例一 隱四年三月戊申 衛州吁弑其君完。

例二 隱四年九月 衛人殺州吁于濮。

例三 隱十一年冬十一月壬辰 公薨。桓元年春正月 公卽位。

例四 桓二年春王正月戊申 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例五 文元年十月丁未 楚世子商臣弑其君甯。

例六 僖九年冬九月 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十年秋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例七 文十六年冬 宋人弑其君處曰。

例八 文十八年冬 莒弑其君庶其。

例九 宣二年秋九月乙丑 晉趙盾弑其君夷獍。

例十 成十八年春正月戊申 晉弑其君州蒲。

例十一 襄十九年 閹弑吳子餘祭。

例十二 昭三年 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楚公子棄疾弑公子比。

例十三 昭十九年夏五月 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冬 葬許悼公。

例十四 哀四年三月 盜殺蔡侯申。冬十有二月 葬蔡昭公。

右所舉十四例，就主詞 Subject 方面研究，凡殺君之賊書其名，以明罪有所歸。這是原則。如例一以下例四例

五例六例九例十二例十三，皆同，但其中卻有分別。如例五之楚世子商臣加世子兩字，以見不惟弑君，且是殺父，更罪大惡極了。例十三之許世子止，表面與例五全同，但內中情節不同。世子止是進藥誤殺，自己痛心，認為弑君。春秋許他認罪，然則怎樣能表出他和商臣不同呢？下文有葬許悼公一條。春秋之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爲其無臣子也。隱十一年傳文今書葬，便見止之罪可從末減了。傳云曰許世子止弑其君，實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這是許人懺悔的意思。例九雖與例一同式，但弑君的人是趙盾，不是趙盾，因爲盾力能討賊而不討，故把罪名加他。例十二之楚公子比，亦像與世子商臣同式，但情節又不同。這回弑君的實是棄疾，不是比，爲甚麼書比呢？因爲棄疾立比，虔便自殺，故把罪名加於比。這都是說弑君的人罪有應得，及之有弑君的人無主名的，是認被弑之君罪有應得。其例有三：（一）稱人以弑，如例二例七說，有些人弑他，這些人並非有罪，如例二的衛人，便是石碚主謀，碚是有功無罪，所以傳引公羊子曰：稱人者何？討賊之辭也。可見凡稱人的，都含有討賊意味。（二）稱國以弑，如例九例十一，文十八年傳：稱國以弑者，衆弑君之辭解詁。一人弑君，國中人人盡喜，故舉國以明失衆，當坐絕也。成十年略同這明是說暴君該死，弑他是國民公意了。（三）稱閹或稱盜以弑，如例十一例十四，被弑的雖未必得罪國民，然狎近小人，亦屬咎由自取，稱人稱國，皆明弑者無罪，被弑者反有罪。稱閹稱盜，明弑者罪不足責，而被弑者亦與有罪。還有例十二之主詞，亦表示被弑者有罪。言公子比歸于楚，春秋之例，歸無惡，見上所以加這一句，便反證楚靈王虔之該弑了。參合以上各條的義例，有一半是正弑君的罪名，使亂臣賊子懼；有一半是正被弑之人的罪名，使暴君凶父懼，真算得非常異義可怪之論了。可見孔子並不主張片面倫理，後人說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這些話決非孔子之意。

更就賓詞 Object 方面研究。被弑者稱其君某。這是通例。但亦有分別。如例六書弑其君之子奚齊。因其未臨年未即位。未成乎爲君。如例十一書楚公子棄疾弑公子比。明是兩公子相殺。因棄疾脅比立之。已認爲君。故加以弑名。如例四例六皆連書及其大夫。所以表章死難之臣。如例二書衛人殺州吁。明衛人並未認州吁爲君。故不言弑而言殺。如例十一之吳子餘祭。例十四之蔡侯申。皆不稱其君。見被弑者與弑者並非有君臣之分。如例二書于濊。例十二書于乾。露明其在國外。凡此皆因一二字之異同。定案情之差別。都是正名主義的作用。春秋有一件最奇怪的事。凡魯國篡弑之禍。他都不肯直書。但明白他的義例。推勘起來。案情依然分明。例如隱公爲桓公所弑。據例二所舉。在隱十一年書公薨二字。在桓元年書公即位三字。表面上一點看不出來。但須知春秋有兩個例。一是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一是繼弑君不言即位。別的公薨之後。都有葬我君某公一條。隱公底下沒有。就知道他一定被弑。而且是賊不討了。繼弑君本不該即位。桓公自行即位。春秋直書他。可見弑君的賊就是他。了。繁露玉英篇云桓之志無王故下書王其志像這些。在經文上是狠簡單。都靠口受其指的傳來說明。只要參佐錯綜研究一番。大義還是炳然。

以上所舉。專論弑君一例。詳盡未其實全部春秋。都該如此讀法。董仲舒曰。春秋慎辭。謹於名倫等物者也。繁露精義又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竹林又曰。是故爲春秋者。得一端而多連之。見一空而博貫之。精義又曰。論春秋者。合而通之。緣而求之。五其比。五即參伍錯綜之伍偶其類。覽其緒。屠其贅。玉杯又曰。貫比而論是非。玉杯所謂慎辭。即是正名。名指單字。當論理學上所謂詞 Term 辭指連屬成句。當論理學上所謂命題 Proposition 春秋的辭和易的辭。性質狠有點相同。都是用極嚴正極複雜的論理學組織出來。必要知孔子論理學的應用。纔能讀這兩部書。

(四) 春秋之微言大義

司馬遷說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史記太史公自序若要把他一一羅列非別成專書不可。但其中大半是爲當時社會補偏救敝。在今日已無研究之必要。今僅刺取數條以見其概。

第一張三世 春秋二百四十年。歷十二公。分爲三世。隱桓莊閔僖五公。名據亂世。內其國而外諸夏。文宣成襄四公。名升平世。內諸夏而外夷狄。昭定哀三公。名太平世。天下遠近大小若一。夷狄進至于爵。隱元年升平世當禮運之小康。太平世禮運之大同。但禮運大同。懸想古代大道之行。小康乃指後世。大道既隱。像是希圖復古。春秋則由據亂而升平而太平。純是進化的軌道。孔子蓋深信人類若肯努力。世運必日日向上。所以拿春秋作個影子。太平世的微言。可惜傳中所存甚少。內中最顯明的。就是拋棄褊狹的國家主義種族主義。專提倡世界主義。這確是對於當時封建制度一種革命思想。

第二以元統天。以天正君。春秋發端之元年春王正月。謂之五始。繁露說春秋變一謂之元。元猶原也。元爲萬物之本。乃在乎天地之前。重政又說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二端篇隱元年這個元字。就是易傳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的元字。就是無方無體之易。就是自然法。天是指自然界的現象。以元統天是說自然法支配自然現象。以天正君者。謂人君當察自然現象之變遷以求合於自然法。原來古代迷信思想甚多。以爲自然界的災變都與人事有關。孔子是否仍有這種迷信不敢斷定。但他以爲利用這種觀念。叫時主有所忌憚。也是一種救濟良法。所以全部春秋記災異甚多。都含有警告人的意味。這種用意本甚好。但後來漢儒附會

太過，使成妖誣了。

第三、重人。子夏說：「春秋重人，諸譏皆本此。」纂錄命這句話，可謂得春秋綱領。春秋對於當時天子諸侯大夫，凡

有勞民傷民，多取予之事，一一譏刺，無假借。傳及纂錄引證極多不具列不外欲裁抑強有力者之私欲，擁護多數人之幸福。

對於違反民意之君主，概予誅絕。如前所舉弑君諸條，是其明證。僖十九年書梁亡，傳云：「自亡也，其自亡奈何？」

燬而亡也。解詁云：「明百姓得去之君當絕者，據春秋例，滅國罪極重，梁本為秦所滅，乃春秋不著秦滅國之罪，而

言梁自亡，是專明違反民意的暴君，理宜滅絕。」隱四年書衛人立晉，傳云：「執立之，石碯立之，石碯立之，則其稱人

何？衆之所欲立也。凡此之類，皆表絕對尊重民意之義。

第四、無義戰。孟子說：「春秋無義戰。」董仲舒說：「春秋重民……是故戰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傷其害所重

也……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纂錄竹林篇可見春秋是絕

對主張平和之義，和墨子非攻之旨正同。

第五、譏世卿。春秋全書大精神，在反對當時貴族政治，所以世襲執政的制度，認為最不好。隱三年書尹氏卒，

宣十年書齊崔杼氏出奔衛，就字面讀去，很像不通。為甚麼不書尹某崔某，難道姓尹的同一日都死絕嗎？難道姓

崔的都跑完嗎？兩處的傳都說：「其稱尹氏何？貶曷為貶？」譏世卿，昭三十一一年傳大夫之意，不得世亦同此意。所以昭二十三年書尹氏

立，王子朝，是說明後一百多年亂國的尹氏，與前一百多年死的尹氏，是同一族人。若從前死了不世襲，何至有

後來之禍呢？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與前文崔氏出奔相應。這就是春秋微言大義，此外大夫無遂事，桓八年莊十九年僖三十

父老子代從政，桓五年九都是這個意思。

第六貴讓 禮運說爭奪相殺謂之人患。孔子以爲一切禍害都起於爭奪。所以最獎厲讓德。春秋記讓國之人有八。(一)魯隱公。(二)(三)宋宣公。繆公。(四)宋公子目夷。(五)衛叔武。(六)曹公子喜時。(七)吳季札。(八)邾叔術。文中都備極獎厲。雖有別的罪惡都爲之諱。意思是拿來和當時篡弑之禍做反對的比照。是一種救世苦心。

第七惡諛 諛是詐僞。孔子所最惡。文三年襄十四年二十六年哀六年十三年傳文皆特別發明此義。例如戰爭本已是罪惡。詐戰則罪惡尤重。繁露說春秋惡詐擊而善偏戰。偏戰謂約日定地各居一面。鳴鼓而戰不相詐見解也。又說春秋之於偏戰也。比之詐戰則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俱竹林篇孟子所謂被譽於此即指偏戰。所以兵家兵不厭詐之說。儒家是極反對的。用兵尙且如此。其他可知。

第八重志 繁露說春秋之論事莫重於志。玉杯篇志是指行爲的動機。孔子最重動機。拿來做善惡最高標準。所以論語說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春秋傳中有許多成其志如其志等文。後世所謂誅心之論。就指此類。多不具引。這是鞭辟近裏的意思。原來是極要的。但專論動機不問成績的好壞也是不對。所以春秋有些地方特別矯正。例如宋宣公讓國給兄弟繆公。繆公又讓還給姪兒與夷。兩位的志自然都是極好。但因此釀起爭端。繆公的兒子馮到底弑了與夷。結果是不好了。春秋雖然嘉許宜繆之讓。卻說宋之禍宜公爲之也。隱三年可見孔子論善惡原不專偏於動機一面。

以上八條不過我個人認爲重要的。隨手舉來。此外春秋的大義不下百條。限於篇幅恕不多述。就一方面看春秋不算得孔子的法典。所以漢轅固生在竇太后前毀老子書。太后翻臉罵他。說安得司空城旦書乎。司空城旦漢刑律名。

但孔子本是主張禮治主義的人，說春秋全是法典性質，也有點不對。

董仲舒說春秋有十指，前三指最爲扼要，他說舉事變見有重焉，一指也。見事變之所至者，二指也。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三指也。（按：前三指最爲扼要，他說舉事變見有重焉，一指也。見事變之所至者，二指也。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三指也。）事變之所至是結果，所以至者是原因，既知原因，想方法對治他，以求免於惡結果，便是作春秋的本意。

第六節 結論

（一）時中的孔子

孔子說中庸其至矣夫，民鮮能久矣。（論語）又說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禮記）時中兩個字，確是孔子學術的特色。

中是就空間言，不偏走於兩極端，常常取折衷的態度，加上一個庸字，是歸於適用的意思。孔子贊美大舜說，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禮記）這兩句是中庸最好的注腳。又說我叩其兩端而竭焉。（論語）是說從兩極端推尋出真理。又說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論語）異端即兩端，攻即詩經可以攻玉之攻，是修治的意思，已止也。孔子的意思說，凡兩極端所主張，都含有一面真理，但都各有各毛病，若像攻玉的樣子來修治他一番，他的毛病就去掉了。孔子一切學說，都含有這種精神。

例如楊朱的爲我，極端的主張自己本位說，墨子的兼愛，極端的主張犧牲自己，專務利他，孔子的人格說，主張

相人偶的仁，用恕的方格從兩端推驗出來，所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這便是執楊墨兩端求得中庸。又如道家說，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極端的反對法治，法家說，以法治國國之福，不以法治國國之賊，極端的崇拜法治，孔子卻從中間尋出個禮治主義來，又說，出於禮者入於刑，他的春秋便一半含有禮制的性質，一半含有法律的性質，這便是執道法兩端求得中庸，又如老子說其鬼不神，墨子說明鬼孔子卻說個體物不遺，如在其左右的鬼神之德，說鬼神有主觀的存在，沒有客觀的存在，這又是執老墨兩端求得的中庸，又如老子極端的主張絕欲，慎到鬧到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陳仲子鬧到必蝸而後可，楊朱和他相反，極端的主張樂生逸身，孔子講的禮，卻是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飲食男女的情欲，是應該算重的，但須加以品節，所以他自己一面是食不厭精，脔不厭細，一面是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中，這又是執老楊的兩端求得的中庸，又如棘子成反對當時文勝的流弊，說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本也含一面真理，孔子嫌他太偏了，說出個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或人問以德報怨何如，要矯正人類豁刻計較的惡性，本也甚好，孔子因爲如此便行不通，說出個以直報怨以德報德，這都是折衷適用的意思，所以叫做中庸，以上所說，不過隨手舉幾個例，其實孔子學說的全部都是如此。

孔子主張這種中庸主義，有甚麼根據呢？中庸說：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

易繫辭傳說：

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

孔子是最崇信自然法的人。他以為自然法的好處，因為自然界本身有自然的調和力，所以能至賾而不可惡，至動而不可亂，因為有調和力，所以不妨並育並行，而且非並育並行顯不出調和力來，因為有調和力，所以能同歸一致，卻是非殊塗百慮，那調和方便無所依據，孔子學說的主腳點，在效法自然，中庸是效法他調和的結果，並育並行，是供給調和的資料。

孔子主張調和，不主張排斥，因為他立在中間，看見那兩極端所說，都含有一面真理，所以不肯排斥他。墨子便不然，他立在這一個極端，認為真理，覺得那一個極端是真理的反面，非排斥不可，所以他的書中，非其謬非其麼的篇名，有許多出來。孔子是最尊重思想自由的人，他的書裏頭，從沒有一句排除異己的話。有人說孔子殺壓制思想自由，我說這件事決不是事實。史記孔子世家雖然有誅亂政大夫少正卯八個字，但史記有許多後人竄入的話，本來不可盡信，就是太史公選擇材料，也非字字精審再讀一步說。史記這八個字，據得仕也，許是殺了一個囚徒，不辜職的人，至於說他的罪名是其居處足以聚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愛，焚罪其強，樂是以反是，獨立這一個出於王肅偽撰的孔子家語斷斷信不得。我想孔子是主張政治主義的人，像法家的殺人立威，他是一樣太公子的後代，孔子異時異地不謀而合做了三篇印板文章，天下那有這情理，所以我替他三位辨冤。後來儒家兩位大師，孟子距楊墨，荀子非十二子，雖說是不得已，已經失卻孔子精神了。至於李斯教秦始皇別黑白而定一尊，董仲舒教漢武帝表章六藝罷黜百家，更是和孔子精神相反，因為這種做法，便是極端，不是中庸了。

中國為甚麼能產生這種大規模的中庸學說呢？我想地勢氣候人種都有關係，因為我們的文明，是發育在大平原上頭，平原是沒有甚麼險峻恢詭的形狀，沒有極端的深刻，也沒有極端的疏宕，沒有極端的憂鬱，也沒有極端的暢放，這塊大平原，位置在溫帶，氣候四時具備，常常變遷，卻變遷得不甚激烈，所以對於自然界的調和

性看得最親切，而且感覺他的善美。人類生在這種地方，調和性本已應該發達，再加以中華民族是由許多民族醇化而成，若各執極端，醇化事業便要失敗，所以多年以來，調和性久已孕育。孔子的中庸主義，可以說都是這種環境的產物。

和孔子相先後의 哲學家怎麼多，爲甚麼二千年來的中國幾乎全被孔學占領呢？世主的特別提倡，固然是一種原因，但學說的興廢，斷不是有權勢的人能發完全支配。一定和民族性的契合反撥，有一種針芥相投的關係。我們這平原民族，溫帶民族，生來就富於調和性，凡極端的事物，多數人總不甚歡迎，所以極端的思想，雖或因一時有人提倡主持，像狼興盛，過些時候，稍爲鬆勁，又反到中庸了。孔子學說和這種民族特性最相契合，所以能多年做思想界的主腦，就是爲此。

然則中庸主義是好呀，還是壞呢？我說，兩面都有好處。在他的容量大，從沒有絕對排斥的事物，若領略得他的真意義，真可以做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所以中國人爭教流血的笑話，始終沒有鬧過。佛教基督教和各種學術從外國輸入，我們都能容納。中庸主義若從這方面發展出去，便是平等自由的素質了。壞處在容易沒卻個性，凡兩種事物調和，一定各各把他原有的性質，繩削了一部分去，這就是把他個性損壞了。專重調和的結果，一定把社會事務輪廓，弄得圓圓不分明，流弊所極，可以把社會上千千萬萬人都像一個模型裏鑄出來。社會變成死的，不是活的了。我想孔子時代的中庸主義，還沒有多大毛病，越久了，毛病越顯著。後來中庸主義和莽中庸主義，卻成了對峙的兩極端。中庸這個名詞，已經變質了。依著老子說：一生二，二生三的道理，甲與非甲兩極端，生出個第三者的乙來，叫做中庸。此後怕是乙與非乙兩極端，再生出個第三者的丙來，叫做新

中庸罷。

孔子的中庸，還含有時間性，所以說時中。易傳說：「隨時之義大矣哉。」又說：「與時偕行，全節易經。」說時字的幾於無，并不有。春秋的三世，也是把時的關係看的很重。因為孔子所建設的是流動哲學，那基礎是擺在社會的動相上頭，自然是移步換形，刻刻不同了。時中，就是從前際後際的兩端，求出個中來適用。孔子因把逝者如斯的現象看得真切，所以對於時的觀念，最為明瞭。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是他所反對的。雖百世可知，卻是妄有所損益。簡單說，孔子許多話，都像演電影似的，截頭截尾，就教你在白布上顫動的那一段落來注意。若不懂得時間的意味，便覺他有許多話奇怪了。孟子上他個徽號，說是「聖之時」，真是不錯。孔子中的觀念，容或還有流弊，這時的觀念，卻是好極了。我們能受他與時偕行的教訓，總不要落在時代的後頭那麼，非惟能順應，而且能向上。

(二) 孔子之人格

我屢說孔學專在養成人格。凡講人格教育的人，最要緊是以身作則，然後感化力纔大。所以我們要研究孔子的人格。

孔子的人格，在平淡無奇中現出他的偉大，其不可及處在此，其可學處亦在此。前節曾講過，孔子出身甚微，史記說：「孔子貧且賤，他自己亦說吾少也賤。」孟子說孔子為委吏，季氏作爲費而仕。以一個異國流寓之人，而且少孤，幼年的窮苦可想。所以孔子的境遇，很像現今的苦學生，絕無倚靠，絕無師承，全恃自己鍛鍊自己，漸漸鍛成這麼偉大的人格。我們讀釋迦基督墨子諸聖哲的傳記，固然敬仰他的為人，但總覺得有許多地方，是我們萬萬學不到的。惟有

孔子他一生所言所行，都是人類生活範圍內極親切有味的庸言庸行，只要努力學他，人人都學得到，孔子之所以爲大就在此。

近世心理學家說：人性分智（理智）情（情感）意（意志）三方面。倫理學家說：人類的良心，不外由這三方面發動。但各人各有所偏。三者調和極難。我說：孔子是把這三件調和得非常圓滿，而且他的調和方法，確是可模可範。孔子說：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又說：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知就是理智的作用，仁就是情感的作，勇就是意志的作用。我們試從這三方面分頭觀察孔子。

（甲）孔子之知的生活 孔子是個理智極發達的人，無待喋喋。觀前文所臚列的學說，便知梗概。但他的理智，全是從下學上達得來。試讀論語，吾十有五，一章，逐漸進步的階段，歷歷可見。他說：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說：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可見孔子並不是有不可攀的聰明智慧，他的資質，原只是和我們一樣。他的學問，卻全由勤苦積累得來。他又說：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矣。解釋好學的意義，是不貪安逸，少講閑話，多做實事，常常向先輩請教，這都是最結實的爲學方法。他遇有可以增長學問的機會，從不肯放過。鄉子來朝，便向他問官制，在齊國遇見師襄，便向他學琴，入到太廟，便每事問。那一種遇事留心的精神，可以想見。他說：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又說：學之不講，是吾愛也。可見他直是以學問爲性命，終身不肯拋棄。他見老子時，太約五十歲了，各書記他們許多問答的話，雖不可盡信，但他虛受的熱忱，真是少有了。他晚年讀易，韋編三絕，還恨不得多活幾年，好加功研究。他的春秋，就是臨終那一兩年纔著成。這些事蹟，隨便舉一兩件，都可以鼓勵後人向學的勇氣。像我們在學堂畢業，就說

我學問完成，比起孔子來，真要愧死了。他自己說：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可見他從十五歲到七十三歲，無時無刻不在學問之中。他在理智方面，能發達到這般圓滿，全是爲此。

(乙)孔子之情的生活。凡理智發達的人，頭腦總是冷靜的，往往對於世事，作一種冷酷無情的待遇。而且這一類人，生活都會單調性，凡事缺乏趣味。孔子卻不然，他是個最富於同情心的人，而且情感狼易觸動。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見齊衰者，雖狎必變，凶服必式之。可見他對於人之死亡，無論識與不識，皆起惻隱。有時還像神經過敏，朋友死，無所歸，子曰：於我殯，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一哀而出涕。顏淵死，子哭之慟。這些地方，都可證明孔子是一位多血多淚的人。孔子既如此，一往情深，所以哀民生之多艱，日日盡心，欲圖救濟。當時厭世主義盛時，論語所載避地避世的人，狠不少。那長沮、桀溺者，天下皆是也。而誰與易之？孔子卻說：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可見孔子栖栖皇皇，不但是爲義務觀念所驅，實從人類相互間情感發生出熱力來。那晨門雖和孔子不同道，他說：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實能傳出孔子心事。像論語所記那一班隱者，理智方面都狠透亮，只是情感的發達，不及孔子。

像屈原一流情感，又過度發達了。

孔子對於美的情感極旺盛，他論韶武兩種樂，就拿盡美和盡善對舉。一部易傳，說美的地方甚多。

如乾之以美利，利天下如

坤之美在其中。他是常常玩領自然之美，從這裏頭，得著人生的趣味。所以他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

哉？說知者樂水，仁而樂山。前節講的孔子贊易全是效法自然，就是這個意思。曾點言志，說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爲甚麼歡美會點，爲他的美感能喚起人趣味生活。孔子這種趣味生活，看他爲嗜音樂，最能證明。在齊聞韶，聞到三月不知肉味。他老先生不是成了戲迷嗎？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可見他除了

有特別哀痛時，每日總是曲子不離口了。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可見他最愛與人同樂。孔子因爲認趣味爲人生要件，所以說不亦說乎，不亦樂乎。說樂以忘憂，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一個樂字，就是他老先生自得的學問。我們從前以爲他是一位乾燥無味，方嚴可憚的道學先生，誰知不然。他最喜歡帶著學生遊泰山，遊舞雩，有時還和學生開玩笑呢。夫子莞爾而笑，前言戲之耳。論語說：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正是表現他的情操恰到好處。

(丙) 孔子之意的生活 凡情感發達的人，意志最易爲情感所牽，不能強立。孔子卻不然，他是個意志最堅定，強毅的人。齊魯夾谷之會，齊人想用兵力劫制魯侯，說孔丘知禮而無勇，以爲必可以得志。誰知孔子拿出他那不畏強禦的本事，把許多伏兵都嚇退了。又如他反對貴族政治，實彷彿墮三都的政策，非天下之大勇，安能如此。他的言論中，說志說剛說勇說強的最多。如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這是教人抵抗力要強，主意一定，總不爲外界所搖奪。如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都是表示這種精神。又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又說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教人以獻身的觀念，爲一種主義或一種義務，常須存以身殉之之心。所以他說仁者必有勇。又說見義不爲無勇也。可見講仁講義，都須有勇纔成就了。孔子在短期的政治生活中，已經十分表示他的勇氣。他晚年講學著書，越發表現這種精神。他自己說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怎兩句語看似尋常，其實不厭不倦，是極難的事。意志力稍爲薄弱一點的人，一時鼓起興味做一件事，過些時便厭倦了。孔子既已認定學問教育是他的責任，一直到底臨死那一天，絲毫不肯鬆勁，不厭不倦這兩句話，真當之無愧了。他贊易，在第一個乾卦，說天行健，君子以

自強不息，自強是表意志力，不息是表這力的繼續性。

以上從知情意即知仁勇三方面分析合綜，觀察孔子，試把中外古人別的偉人哲人來比較，覺得別人或者一方面發達的程度過於孔子，至於三方面同時發達到如此調和圓滿，直是未有其比，尤為難得的，是他發達的途路，狃平易近人，無論甚麼人，都可以學步，所以孔子的人格，無論在何時何地，都可以做人類的模範，我們和他同國，做他後學，若不能受他這點精神的感化，真是自由己辜負自己了。

(三) 孔門弟子及後學

孔子雖如此偉大，他門弟子中卻沒有狠出類拔萃的人物，或者為孔子所掩，也未可知。顏淵子路兩位，想是很了不得，但可惜都早死了。有若年齒最尊，算是孔門長老，子夏子游子張都佩服他，曾子卻不敢苟同。大概孔子卒後，孔門或分有曾兩派。曾子注重內省之學，傳授子思，大學中庸兩篇，就是這一派學說的精華。後來開出孟子，有子之學，像是重形式，言動都似聖人，子夏子游子張和他同調，都注重外觀的禮樂，一部禮記，多半是這一派的記述。後來荀子和這一派的淵源，像有點接近，但這不過我個人的推測。據荀子非十二子篇，罵子思孟軻那一段有兩句話說，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於後世，像思軻之學，和子游有點淵源，或者禮運的大同由子游展轉傳到孟子，也未可定。非十二子篇又有仲尼子弓是也一句，荀子如此推算子弓，把他和仲尼並稱，或者荀學和仲弓有點淵源，也未可知。

據非十二子篇，知荀子時儒家派別，有子張氏之儒，子夏氏之儒，子游氏之儒，並子思孟軻，共為四派。荀子立於

此四派之外，共爲五派。據韓非子顯學篇說，儒分爲八，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即荀有樂正氏之儒。想以上各家，都各有他的特色，終分出派別來。可惜內中有幾派，學說全然失傳。顏氏之儒，想是宗法顏回。如今一無可考了。漆雕氏之儒，是漆雕開傳下來。論語記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可見這人狠有點倔強，不願做官。顯學篇說漆雕氏一派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他純從意志剛強方面效法孔子，成爲孔門的武俠派。或者孟子書中的北宮黝孟施舍都是這一派。也未可知。漢書藝文志有漆雕子十三篇，可惜佚去了。子張在孔門中，氣象最爲闊大。曾子子夏子游都不甚以他爲然。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所以他自成一派。子游南教於吳楚，或者南方儒學多出其傳。樂正氏即樂正子春，與子思同出曾子。子思廣大精微，樂正卻極其拘謹。下堂而傷其足，三月不出，猶有憂色。漢記確是曾子戰戰兢兢臨深履薄的意思。所以和思孟分馳。仲良氏不見他書。據孟子書楚國有位陳良，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不知是他不是。

要之，以上兩書所舉儒家十派，除去重復除後起的孟子荀卿有專誓可考外，其餘大半失傳。漢書藝文志有子思二篇，但揣想當時最有勢力，且影響於後來最大的，莫如子夏一派。子夏最老壽，算起來當在百零六歲以上。門弟子自然衆多，而且當時中原第一個強國的君主魏文侯受業其門，極力提倡，自然更得勢了。後來漢儒所傳六經，大半溯源子夏，雖不可盡信，要當流傳有緒，所以漢以後的儒學，簡直可稱爲子夏氏之儒了。

子夏在孔門，算是規模最狹的人。孔子生時已曾警戒他道：「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他自己尙且器量狠小，門弟子更不消說了。所以當時同學，就狠不滿意。子游說：「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

則亡如之何。他論交友，主張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他的門人述以問子張，子張就說孔子不如此說，是應該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看這幾段，子夏學問的價值和教育的方法，可以推見了。荀子說：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噤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非十二子篇把子夏門下那班人迂闊拘謹專講形式的毛病，可謂形容盡致。孔門各派都中絕，惟此派獨盛，真算孔子大大的不幸，怪不得墨子看不上這些陋儒，要起革命軍了。

世界偉人傳
第一編 孔子

此爲任公先生舊作世界偉人傳第一編「孔子」之殘稿附錄於此

第一章 發端

人日覆轡於天而不知天之高也。日持載於地而不知地之厚也。日孕育於聖人而不知聖人之大也。自我神州赤縣。乃至西盡流沙。北極窮髮。東訖扶桑。日出之邦。南暨椎結。缺舌之域。二千年間所自產者。何一不受賜於孔子。其有學問。孔子之學問也。其有倫理。孔子之倫理也。其有政治。孔子之政治也。其人才皆由得孔子之一體以興。其歷史皆演孔子之一節以成。苟無孔子。則中國當非復二千年來之中國。中國非復二千年來之中國。則世界亦非二千年來之世界也。若是乎。孔子與吾儕之繫屬如此其深且切也。則吾儕其不可以不知孔子。抑吾儕宜久已習知孔子。雖然。自孔子沒後二千餘年以訖今日。而知孔子者何寥寥也。且自孔子沒後二千餘年以訖今日。未知孔子而求知之者。又何寥寥也。夫吾則何足以知孔子。未知焉。而求所以知之。此孔子一篇之所由作也。

吾將以教主尊孔子。夫孔子誠教主也。而教主不足以盡孔子。教主感化力所及。限於其信徒。而孔子則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舉中國人。雖未嘗一讀孔子之書者。而皆在孔子範圍中也。故印度不能爲釋迦之印度。猶太不能爲基督之猶太。而中國則孔子之中國也。吾將以教育家尊孔子。夫孔子誠教育家也。而教育家不足以盡孔子。

教育家之主義及方法。祇能適用於一時代。一社會。而孔子之教育。則措四海而皆準。俟百世而不惑也。故梭格拉第之後。容有梭格拉第。而孔子之後。無孔子也。吾將以學問家尊孔子。夫孔子誠學問家也。而學問家不足以盡孔子。學問家以學問故而成家。而孔子則學問之所從出也。吾將以政治家尊孔子。夫孔子誠政治家也。而政治家不足以盡孔子。食政治家之賜者。不過一國。而孔子之理想的政治。則洋溢中國。而施及蠻貊也。食政治家之賜者。不過百年。而孔子之因時的政治。可以善當時之中國。可以善二千年訖今之中國。且可以善自今以往永劫無窮之中國也。於戲。吾欲知孔子。吾果何道以知孔子。

溫良恭讓。孔子也。發強剛毅。亦孔子也。是故人或以爲諂。或以爲佞。或以爲無勇。而一言而卻兵於壇。三月而墮都於國也。沖淡恬退。孔子也。內熱棲皇。亦孔子也。是故飯疏飲水。以爲至樂。燔肉不至。不脫冕行。而以其道干七十二諸侯。乃至公山佛肸之召。且欲往也。博聞強記。孔子也。易簡理得。亦孔子也。是故相羊萍實。不憚其瑣。而道歸一貫。且欲無言也。尊崇君權。孔子也。鼓吹民政。亦孔子也。是故旣曰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又曰庶人不議。然語於大道之行。則想望大同。而貶擬小康也。文章得聞孔子也。性與天道。亦孔子也。是故不語神怪。又曰未知生焉知死。然能知鬼神之情狀。而天且弗違也。此亦一孔子。彼亦一孔子。而此之孔子。若非彼之孔子。彼之孔子。若非此之孔子。於戲。吾欲知孔子。吾果何道以知孔子。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孟子曰。孔子聖之時者也。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又曰。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子思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夫之數子皆能知孔子者。而其頌孔子也若此。吾思之。吾重思之。所謂大。所謂時。所謂賢於堯舜。所謂無得而踰。莫之能違。所謂出於其類。生民未有。所謂覆幬。持載。錯行。代明。其必非僅如今世俗儒所見之孔子。其必非僅如宋明諸儒所見之孔子。其必非僅如兩漢諸儒所見之孔子。其更必非僅如域外諸國學者比例模擬所見之孔子。於戲。吾欲知孔子。吾果何道以知孔子。吾試據論語以求孔子之人格。吾試據易傳以求孔子之教宗。吾試據春秋以求孔子之世法。然後參諸記傳。大小戴記春秋三傳等以求孔子之緒餘。按諸二千年歷史以求孔子之化績。校諸世界諸聖哲之教義行事以求孔子之位置。於是乎吾心目中若湧現一孔子。而與今世俗儒。乃至兩漢宋明儒之所謂孔子。若爲異人。則未知吾之所見者果孔子與。其諸爲吾之孔子與。夫安所得宰我子貢有若子思孟子而正之。

第二章 孔子與時勢

一 年代與孔子之關係

距今約二千年四五百年之間。天地間氣乃發洩而若無所餘。其在希臘。則有若德黎士。芝諾芬。尼額謨。吉拉圖。畢達哥拉士。噫。拔鐸黎等。皆產於春秋之中葉。次則不世出之英哲。梭格拉第。與其弟子柏拉圖。再傳弟子阿里士多德。相繼產於春秋戰國之交。波斯祆教之鼻祖。沙拉德士拉。產於僖文之間。其在印度。約當我周之東遷後百年間。而弭曼莎。吠檀多。尼耶僧。佉世師。尼乾子。諸大論師。相次起。旋繼以釋迦牟尼佛。創全世界莫大之宗教。而我中國於此時代中。則有老子。墨子。楊子。莊子。列子。申子。韓子。荀子。等相次起。如星象相集。以成天漢。

爛爛其明。與天同壽。而於其間有生民。未有如日中天者。一人焉曰孔子。異哉異哉。地之相去。蓋億萬里。而同在此二三百年間。篤生聖哲。若揖讓而聚於一堂。噫嘻。是何祥歟。蓋地球自發生以訖冰期。不知歷幾何劫。而始有人類。既有人類以後。不知歷幾何年。而始有聚落國土。此諸大地者。其聚落國土之成立。大抵同時。於其成立後。約四五千年之交。其所受於其先民之智識。漸賁雜而宏賅。而數千年之積習。亦束縛其羣而莫之能革。苟無以振之。則其羣將凝滯以自蔽於斯時也。一羣之人。多能獨立以從事思想。而對於過去之文物。咸起懷疑。積此心理。而大哲乃應運而生焉。此殆各國所同然。而我孔子不生於夏殷以前。不生於秦漢以後。而獨生於春秋。亦良非偶也。

古代國史書闕有間。不可深考。僅觀其略。則自肇有書契以來。蓋無量數之小部落。散處諸地。各自發達。炎黃之裔。亦爲此多數小部落之一。以智德力之優秀。漸能雄長其儔。以成唐虞夏商之盛。雖然。聲教所被。不出千里。云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自餘狃榛。無以遠進於古。逮周之興。分封宗親功臣布諸天下。始齎其文明以灌輸於各地。歷數百年以訖東遷。羣侯之勢力日張。而文明之中心點不統於一。而散爲多數。不在京師。而分在郡國。各國既分機發達。而交通漸繁。益能相觀而善。故春秋戰國間爲中國社會最重要之過渡時代。而孔子實應運而興。集舊社會文明之大成。而爲新社會文明之創建者也。

二 地理與孔子之關係

枳棘之林。非鸞鳳所集。深山大澤。而龍蛇生焉。地理與人物之關係亦巨矣哉。孔子釋迦基督摩訶末等。是教主也。然基督生於猶太之邊邑。人文幼稚。學術頹廢。其所與語者。則稅吏也。漁夫也。娼優也。故其事業。若深山之泉。

潛流於壘翳落葉之底。雖復高潔。而閤大之氣象。終不可見。摩訶末產於阿剌伯。其地雜沙漠。其民蠻獷未開。其所與游者。多牧豎市僧。故其教旨偏仄而寡恩。其事業專己而不濟於衆。（案殘稿到此止）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四月

孔 初版

子

(全一册)

定價(五角正)

(郵運匯費另加)

著者 梁 啓 超

發行人 熊 鈞 生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四號

印刷者 臺灣中華書局印刷廠

發行處 臺灣中華書局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四號

郵政劃撥帳戶：三九四二號

Chung Hwa Book Company, Ltd.
94, Chungking South Road, Section I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本書局登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
記證字號 臺業字第捌叁伍號

(臺總)甲書

